

忠厚誠誦前一日以爲

靜承仁兄人人四句題於詩後

陳寶鑑

弟 關維恭 拜 贈

孟昭昆

曾文正公全集

第一三函
函六冊

曾文正公書札卷三

與彭筱房曾香海

粵逆於八月廿二退出江西過湖口後卽分竄上下游一破安慶一據九江比聞北陷黃梅南擾興國此時大局糜爛卽使三城克復秦晉無驚而流賊之勢固已成矣岷樵勳望日隆全握兵柄是意中事鄙意欲練勇萬人概交岷老統帶以爲埽蕩澄清之具近時各營之兵東調一百西撥五十將與將不和卒與卒不習勝則相忌敗不相救卽有十萬眾在我麾下亦且各懷攜貳離心離德居今之世用今之兵雖諸葛復起未必能滅此賊也鄙意必須萬眾一心諸將一氣而後改絃更張或有成功

之一日昨已爲書告邑人王璞山鑫又以書告岷樵矣璞山亦有書抵我痛夫江西七月廿四之役湘勇陣亡者八十餘人又重以帶勇者四人大興義憤思報友仇而紓國難茲將渠書並弟書二件抄呈尊覽兩人者起意不同而指歸則一現擬於衡州廣募新勇大加訓練前六月閒託魁太守所招之勇邵陽各勇較勝於新化後弟自省歸邵勇交塔副將帶往醴陵防堵昨在安仁剿江西土匪一戰蕩平者是也新化勇則散遣歸農矣弟來衡時聞新勇並未散且屢來具呈稟請赴江殺賊是以復行招集現存二百餘人鄙意欲再招百五十人合成三百六十以符弟之營制茲著新化勇數人回籍令其自行招集呼朋

引類或可得勁悍之卒亦未可知香海兄若素知新化健卒何處最多或見此數人加以指蹤無取浮滑之輩而求土作之類是爲至要其途費業經議定來時不給一錢到衡之日每人給錢三百文而已此事各勇自能了之兩兄不管亦可自新化勇而外弟又欲招魁太守曾經訓練之邵陽勇一營計三百六十人以爲弟之親兵煩兩兄與蔭翁商妥須擇其精而又精者蔭兄無畱上駟自用而以下駟應客至禱至感其口糧銀數在衡操演每日給予一錢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錢四分征外省粵匪每日一錢五分其爲隊長哨長以次而加養傷銀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兩陣亡卹銀六十兩征本省土匪減半弟若

不出外或交岷樵親兵亦如之望兩兄與諸勇晰言之也此次初出無所謂安家銀兩在寶亦不能先給幾日口糧途費亦惟到衡之日每人給三百文而已抑又有請者不難於勇而難於帶勇之人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則諸勇必不悅服不勤則營務細鉅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不怕死則臨陣當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爲名利而出者保舉稍遲則怨稍不如意則怨與同輩爭薪水與士卒爭毫釐故又次之身體羸弱者過勞則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則散故又次之四者似過於求備而苟闕其一則萬不可以帶

勇故弟嘗謂帶勇須智深勇沈之士文經武緯之才數月以來
夢想以求之焚香以禱之蓋無須臾或忘諸懷大抵有忠義血
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兩
兄平生物色果有此等人否如其有之萬望道達鄙意禮請以
出非弟之私好也爲天下出也弟之汲汲尤在於此

與吳甄甫制軍

奉到手示敬悉種種動忍補救之諭謹當書紳委用擇人聽言
察理二語國藩閱歷尙淺不無迷失然今歲在省於武員中賞
識塔將實以今日武營習氣退縮浮滑恬不事事驕蹇散漫如
搏沙者之不能成飯太息痛恨求如塔將之血性奮發有志殺

賊者實爲僅見以是屢加器許此外亦乏親信之人至國藩所
不許者則有口同斥千夫共指論者或欲混黑白而顛倒之齊
巨屨小屨而一視之則褊淺之衷實不能平今日天下之變祇
爲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賢人撫膺短氣奸猾機巧道
遙自得安得侍坐函丈痛哭而一傾吐也秦和股匪初五日竄
據安仁城中初七日巳刻退出初八日至江口洲是夜二更塔
將督勇剿捕一鼓蕩平想稟報已到矣王璞山縣丞珍於初八
帶勇往剿至彼已見撲滅卽行返衡十六日由衡起行歸湘鄉
矣彼自興甯定計續行募勇爲報仇起義之舉遂陸續遣其麾
下之卒還湘若者招引健士若者製軍器若者備糗糧若者歸

休料理行裝以爲長征之計業已分散四布來諭謂賊由富池口圍攻興國恐由通城徑竄平江囑調王璞山帶勇赴平江爲迎頭截擊之師籥翁亦飛札飭調國藩以璞山之勇業經四散若倉皇喚集非十日不能齊調赴平江非八日不能到旣到之後此三百餘人者亦無甚濟於事不如聽其在湘中耽閣二十日號召義旅興辦一切齊來衡城操練月餘然後成軍以出或者猶有小補此王縣丞之不能遽赴平江也來諭令張守榮組率師至平江潤農太守所帶之兵勇本七百廿人七月間省城防堵極緊籥翁調回道標勇二百名昨九月十三其麾下守備田宗全不服潤農約束又調回其所帶之綏靖兵二百名往省

矣現在張守僅帶勇三百名而粵西羣盜如毛永州西南一帶不能不畱兵防守是以輾轉思維仍令其駐防江永一路此張守之不能遽赴平江也粵逆由陽辛河竄入興國由興國至通山通城卽無水路可通該匪未必肯盡舍船隻拋棄輜重大隊踵至之事目下尙可無虞惟分股四竄勾結崇陽通城一帶亂民攻擾南北交界各縣是意中事現在塔將王同知由茶陵回省之兵勇千三百餘人又有鄒壽璋陳文耀在瀏陽守卡之勇四百餘皆可調赴平江自瀏自省皆不三日而抵平也惟自崖而返畫疆而守兵勇習氣皆然來諭謂如賊未至平江仍可往前進取恐渠輩自嫌卑薄不敢遠征也國藩回省之說非不三

思及之惟目前與王璞山謀募練勇興舉浩大費用繁多若在省城耳目之間動多觸礙不如避迹偏郡捐貲多則多募捐貲少則少募張弛廣狹惟吾之所自爲且奉命辦團查匪而必在省干預兵政本屬越俎之謀宜人之從而議其後時位進退之際亦當有以自審也募勇一萬每月須費六萬金目下岷樵統帶之楚勇湘勇已四千矣此閒舊招新募擬再添六千如經費不敷則先送四千大抵十一月中旬乃可成行不然驅市人而使之戰鮮不敗矣張潤農有用之才然尙不如王璞山之結實可靠璞山忠勇冠羣馭眾嚴明然局量較隘祇堪裨將以視岷樵之智勇兼全器局閎遠則非其倫矣因垂詢附及一二

與湘潭紳士公信

國藩移駐衡城瞬歷半月公私平順足紓存注章門解圍是近
日一快心事岷樵廉訪於桂林長沙之圍兩次保全皆賴其力
而江右一城四次轟陷居然保此金湯活一省之生靈全東南
之大局其爲功績尤無等量以天心之簡在萬民之跂望卽
頒給關防全畀兵柄蓋亦意中之事惟是近日之兵孱劣極矣
當其調遣之時東抽一百西撥五十卒與卒不習將與將不和
及夫與賊相偪各懷觀望勝則相忌敗不相救雖以古來之名
將用今日之尪兵亦恐無以變其習氣擬欲募勇萬人精練勤
訓發交岷樵處自成一軍以爲澄清掃蕩之具而敝邑王君璞

山因聞湘勇援江之師七月廿四之戰帶勇官及幫辦之紳士陣亡四人各練勇陣亡至八十一名之多大興義憤馳檄邑中欲率湘中子弟同往殺賊以報諸友之仇而紓國家之難璞山之與鄙人起念雖殊而指歸則一茲將渠來書及僕二書抄錄呈閱諸君子觀之亦足以見鄙志之所存惟經費浩繁庫項支絀全仗吾鄉義士仁人捐輸助餉庶幾興舉可集貴邑爲商賈輻湊之區鉅室殷戶於他鄉諸君子義聲碩望久爲桑梓所推重務望廣爲勸諭宣揚鄙意保全天下大局乃所以保衛湖南乃所以保守吾輩之身家也自諸君子而外尙有賢聲著里閭忠肝貫金石貴邑不乏傑人有爲國藩夙所聞知未通縞

紆者有並爲國藩不及訪問者務望道達微忱助我一臂之力
其捐輸章程已有簡明條例茲抄一分奉呈藩庫實收已帶來
衡州行館銀錢朝解則庫收朝發夕解則夕發豪無畱難刻已
有札催湘潭縣督辦又有委員卽日至潭守提望諸君子善爲
辦理俱在有餘之家婉勸其奇零中戶概不抑勒書不十一

與歐陽曉岑

初七日奉手書以繁冗久不報幸不咎也江西解圍岷老得生
是一快事然勳名日重兵柄將歸弟所以有募勇數千往助之
議也勸捐一事此閒亦自有藩籬過爾淺易則小民有以窺
朝廷之陋而視名器爲無足重輕捐輸本非民所樂從卽奏請

別樹一幟徧札州縣委員守催官樣愈多去題愈遠不若擇好
友較多地方較富之縣以鄙人肫肫之意宣布於人精衛填海
杜鵑泣山或者諒我寸誠猶有一二起而應者亦未可知紳以
通其情官以助其勢其并無交好官亦隔閡之縣則不復過而
相問非愛惜道學門面亦實見官樣文章之不足集事芻狗已
陳斯民之厭棄也久矣李九之徒招集二十餘人望卽命之來
衡弟將以爲親兵獵戶不宜多招但擇其尤精者招一二十人
來衡以爲烏鎗教師日直二百太少卽漸次加至三百亦可均
望代借錢數十千資遣到衡不必先動捐款劉石渠大令旣不
能來卽亦無庸相强文案不宜多理偉論極精卽當遵辦賊自

江省退出後由富池口竄至興國州過通山通城卽吾平江界矣而岷樵之勇又聞有譁譟四散之說茫茫世事未知何日始有安居專望台從不棄惠然過我暢所欲言翹企翹企

與吳甄甫制軍

此間接得探報田家鎮於初十日又獲勝仗左季高書來亦言江防尙屬可恃重以吾師之威望或者全楚得以鞏固逆賊知難而退埽數東下亦未可知惟興國股匪不免窺伺二通震我巴平終屬可虞日內塔副將王同知及鄒壽璋陳文耀之勇計已先後行抵平江平江令林秀山源恩忠勇奮發膽識俱優去年長沙今歲南昌被圍該縣均在四百里內外加以徵義堂之

役通城之變兩年之內四次防堵均能綢繆展布有備無患所
募之勇亦俱訓練精強緩急可用夏閒兩番具稟自請捐貲募
勇出省殺賊就南省牧令論之林君蓋有用之才可與圖功業
者也以塔王鄒陳之勇濟以林令之布置賊若竟狂竄平江千
山萬嶮之中守禦當可得力惟崇陽蒲圻亦屬密邇南勇未必
越境北省尚有兵力分守此路否深以爲念國藩在衡近尙安
靜安仁餘匪剿捕將畢不至再有滋蔓之虞惟粵西羣盜如毛
迄無靜宇頃龍翰臣學士修一密摺專丁送至長沙求駱中丞
轉遞入 告自是備陳賊情與地方大吏意見不合而爲之龍
君非不曉事者亦足以見嶺南之兵難方興未艾也而吾永郴

南路之防乃一日不可以少弛國藩在此擬壹意練勇大之則分送岷樵營中助渠爪牙之選小之則備瀟湘上游不時剿捕之用無效粵中舊轍大股雖去而餘波未息亦足少分大吏之憂第經費浩穰鄙意不欲取之藩庫以是彌覺其難王璞山縣丞回湘招勇已去八日耳須再耽閣半月乃可前來渠以報仇興師與國藩意指本別然正可借其義憤之情以作吾士卒之氣第事不遽集若賊於十月偪我楚疆則此項人尙未可恃十一月中旬以後方有頭緒耳今歲援江之湘勇管帶者如郭筠仙太史朱石樵刺史夏憩亭觀察羅羅山教諭皆難得之才比想皆至田鎮興國等處若至鄂中吾師幸青眼視之夏朱本係

屬吏郭羅則部下紳士雖一介書生實學識過人可與謀軍事者也視張潤農王璞山皆迴出其上昨讀左季高書似有決計還山之意不審尙可縈維少畱否若其決然舍去則幕中恐無名手鉅細皆蓋籌躬親尤以勞擾嶺東營守備周雲耀桂陽千總楊名聲二人皆湖南武弁第一流人也

與朱堯階

湘勇在外殊得嘉譽郴桂一帶多稱爲仁義之師江西七月廿四之役雖陣亡八十餘人而勇敢之名已大震於匡廬彭蠡之間鄙意欲於湘鄉縣城建立忠義祠祀謝易兩羅之主於中而諸勇亦得耐祀於兩廂以慰死者果毅之魂而作生者忠奮之

氣其於扶樹風聲激發士氣蓋未必無小補焉求吾兄專董其事捐貲擇地鳩工庀材概求大力經營或擇一二好友襄辦惟兄舉賢以自逸也聞南門節孝坊旁有戶書張廷營大宅已籍沒入官矣卽以此地改作最好至勸捐助費弟先出錢二百千以爲之倡賀石農錢百千業經面定此外嵐暄膏如諸兄皆須捐助求兄代致鄙意惟每寫一家須從五十千起太少則不必寫恐奇零過多難於刊碑工程大約須錢千串其祭祀久遠之謀尙不與焉規模倣河街潘氏祠門外爲牌坊之狀彼所謂紫巖第者此刻忠義祠三字將來錢多尙須建一石坊以壯觀瞻其內建一大廳如廟宇正殿兩廂如兩廡以宏厥堅實爲主如

錢實不敷弟再添捐屢添不一添可也同邑諸義士仁人煩兄
爲我致意不必多請首士不必寫立捐簿但憑一諾而事已集
矣并懇代告萃洲父台督成此舉石樵兄雖已遠出亦須捐錢
百千先代借去請渠歸款木石各料不可草簡監工者尤須擇
一廉明賢幹者爲之務祈兄慎選也

與劉韞齋

江西圍解逆賊上竄田鎮江防聞已被賊攻毀連日北風不息
鄂中情事殆不可問甄甫先生爲當世賢者時勢太迫倉皇失
措如何如何由鄂至湘一湖僅隔溯流南竄亦意中事所幸長
沙近日餉項差裕油鹽煤米亦有儲備內兵外勇尙可湊聚萬

餘堅守會垣或足自固惟外府州縣恐效江西故轍仍有分竄
四裂之患眷言桑梓可勝長慮閣下偉畫碩謀久深欽企爲今
之計應如何阻截江路俾此賊縱來會城而沿江上下我尙有
以禦之不能任其單舸疊編往來自如賊旣以船爲巢則湘潭
常德必其所垂涎之地應如何先爲布置保此二處務期鴻籌
密慮開我不逮至幸至望

與江岷樵

國藩現添募湘寶二勇擬認真訓練大之則發交湖北備左右
之前驅小之則畱存吾鄉剿南路之土匪特經費不敷藩庫旣
無可提用勸捐又百無一應以是遷延瞻顧不得放手一辦真

所謂局促轅下駒者也逆匪由富池口竄入興國州未免窺伺
二通震我巴平比已派塔將帶寶勇八百王初田同知帶道標
等勇四百又有湘勇五百益以林秀三自帶之平勇賊若由通
城來犯守禦當可得力田鎮江防聞尙嚴密可恃惟由通山竄
入崇陽咸甯一帶爲北省拊背之患不知曾否分兵防禦幸分
股無多未足深慮耳賊卽不擾湖北足下帶兵東下亦鮮可用
之兵且今日將弁習氣自守備以上卽已驕蹇散漫難可使用
足下威望日隆倚畀日重不能不常與此輩相接對縱不惜
誣身抑志委曲求全而滅賊之具一無可恃犬羊爛漫南北四
布何日果可掃蕩而廓清也每一念及太息無已

與王璞山

新招之勇未經訓練斷不可用今年六月援江之師卽前車之鑒矣足下或在太吏前言明此層至少亦須訓練一個月以卽日帶來衡城大練同訓爲要卽十分緊急不能來衡亦宜在本邑訓練縱使湖北有失守之信亦不可以不練之卒倉皇出而應敵也練至一月以後卽舉旗長征矣

與駱籥門中丞

岳州來稟田鎮已破鄂省十分急迫我省亦十分喫緊然兵力旣薄將弁又怯不如專守省城猶有幾分把握若再分兵防禦岳州臨湘一帶則我兵尙未到防逆賊恐已上竄陸路卽能堵

禦江路仍是空虛徒有禦賊門外之名恐蹈內外兩失之實再
四思維祇忍心置岳州於不顧現在省中守城之兵尙有四千
餘銀米煤鹽俱用數三月及半年不等火藥軍械猶爲富饒城
外無民房樹木遮蔽鎗礮等具易以攻放其理其勢俱可堅守
較之去年之長沙今年之南昌初基蓋有過之至於外閒應援
之兵侍在此有舍弟一營及招回之新化勇一營益以周鳳山
儲玟躬之勇侍俱可帶往共爲一枝王璞山近日回湘添募壯
勇數千可以立集渠頃有信來言日內走省謁見台端其添募
之多寡軍械之立辦赴省之遲速想老前輩已熟商而面諭之
矣此外兵之又一枝也塔王鄒陳之勇現赴平江防分股之入

竄若賊果直犯省垣可星速召回此又一枝也夏朱郭羅之湘
勇侍當專使往催竟可不奉江省之令回湘赴急卽使岷樵不
克分身約計外兵亦近萬人可將此賊痛剿一番細籌全局似
不至遽形坐困老前輩曾經閱歷當益有成竹也田家鎮有兵
勇五千綢繆四月之久尙不足恃則岳州此時竟可忍心置之
不必爲無益之防禦併力守省猶較穩實耳事旣緊急塔王自
可卽畱省門紮營城外以保靖永定兵合二滕之道標勇札一
營塔之寶勇札一營其營盤基址有三處最要緊一爲蔡公墳
前鄒壽璋營址也一爲北門外東邊高坡菜園前寶勇營址也
一爲妙高峰前舍弟營址也此三處占住他處無甚足慮

招某紳耆書

啟者國藩奉命幫辦團防查拏土匪受任以來夙夜憂懼恐見聞不廣思慮不周孳孳勤求冀得鄉邦賢士不我遐棄肯辱惠臨藉以博採周咨用匡不逮故或奉書促駕或倒屣迎賓延攬英豪咨諏善道耿耿此心想蒙諒也有自某處來者具道大兄之爲人公正老成鄉閭共式國藩心焉慕之道里寥遠末由親晤快領塵談我勞如何方今賊氛浸急江波不靖鯨鯢穴於金陵蛇豕突於楚境普天民庶疇不髮指皆裂此正志士慷慨擊楫之秋賢者仗策行籌之會也國藩不肖妄欲招勇數千親加訓練整飭戎伍埽蕩羣凶上以紓聖主宵旰之憂下以拯

生靈塗炭之苦而軍餉不繼籌畫維艱現今移駐衡州一應事宜尙未就緒意欲借茅茹之彙征爲梓桑之保障大廈非一木所支宏業以眾智而成苟其羣賢畢集肝膽共明雖金石而可穿夫何艱之不濟伏望足下卽日束裝來衡藉慰渴思兼資商摧幸勿以國藩爲不足與道裏足不前也時艱孔急翹企良殷

與嚴仙舫

頃奉賜函藉悉夏杪由閒道旋桂興居康吉調衛增綏至以爲頌逆賊穴踞秣陵兼巢鎮揚負嵎之勢不遠棄去凡在有識皆所共料獨怪其分股四出西圍章門北竄豫晉連檣三千艘颺馳二千里眾不爲不多力不爲不强精銳旣分則江南三城宜

益寡弱聞諸人言見諸奏牘皆云南京之賊僅存數百揚州之賊食盡援絕而向琦二帥卒不能設法收復此誠不可解者也欣老既負重名許公亦夙嫻韜略而半年相守一籌莫展揆諸事理尤所難明江西本無先事之備又乏軍旅之材岷樵先日入城粵逆次日繼至安危之機冥冥者若有預爲安排頃已於廿二日解圍岷老勲名日隆物望攸歸帝簡亦屬卽特頒關防全畀兵柄蓋亦意中之事鄙意欲募勇萬人勤加訓練發交岷樵以爲埽蕩澄清之具而變孱兵劣弁之習愚計粗定方擬號召健卒興辦軍械而連日下游消息益無佳語賊自南昌竄出卽據九江金陵之賊又分數千攻陷安慶進舟裕溪窺伺

廬郡新省九江之賊亦分千艘由富池口入陽辛河攻陷興國
通山通城及吾省之臨湘巴平皆爲震動矣尤可傷者鄂省自
五月以來卽於廣濟之田家鎮嚴設江防編木爲艦橫截中流
旁列油篋壘石爲牆上畱礮眼以施鎗礮兩岸札營以防陸路
屯兵勇五千人以爲重鎮文武賢幹多萃於茲以爲禦賊門外
之道冀固南北二省之防自三十初一初十等日屢次獲勝賊
多損傷至十三日卯刻竟被羣賊攻毀焚燒營盤兵勇沖散徐
道張道不知下落岷樵及唐子方廉訪已兼程回護鄂城北省
以全力防禦田鎮此險一失省城兵力極單餉項支絀居民及
在官人役遷徙一空張制軍以十六日赴山東任新督吳甄甫

先生初七自長沙起行十四始抵鄂城人地極生撫藩又不足
與謀鄂之爲鄂豈堪設想不特鄂也湘之去漢一湖僅隔北風
若利三日可到國藩日內旣慮北省爲甄翁及岷樵憂又慮南
省恐吾鄉復尋去秋之盟也幸六月以來守備粗具餉銀足支
三月煤米等項足支半年城內各兵四千有奇練勇分布各處
者尙有三千餘人省垣有警弟卽帶勇入援湘中尙可撐持較
北省差有把握耳所慮水路無兵逆艇實多沿江上下往來自
由或以一股擾我省會牽我大兵而以分股旁竄近水郡縣如
江西瑞州饒州近事掠其民而蹂其地披其枝者傷其心生民
塗炭力難兼顧此其可爲長慮者也閣下偉略匡時遠軼儕輩

粉榆之急諒所憤切倘有深謀祕計足紓目前之難望無惜飛書詳告開我愚蒙望切禱切

與彭筱房

自弟發書後不數日局勢又大變矣湖北田家鎮之江防已於十三日被賊攻破武昌事急長沙警報日至萬一省城復如去秋之事弟仍當前往援應操演之口糧以勤惰爲增減容當試行帶勇之人誠如來示不苛求乎全材宜因量以器使然血性爲主廉明爲用三者缺一若失輓輒終不能行一步也

與駱籥門中丞

侍廿四夜復書言岳州竟宜忍心置之不顧前此奉寄之書亦

屢言鄒壽璋陳文耀數百之勇不足以堵大股數萬之賊徒教之奔潰而挫我聲威是以派往平江防山隘分股之賊較有把握頃來示已改派往岳鄙意以眾寡太懸恐其必逃無疑求老前輩仍令回省城札營城外與寶勇相聯絡或者猶可收其用陸立翁九江之堵張石翁田鎮之防皆前車之鑒明知其無益而姑試之似不必也鄙意爲今之計內則堅守一城雖賊臨城下而有必可保全之具外則籌兵往援與之決戰一面設法水戰以防此賊分船擄掠近水府縣拙計大局如此望老前輩與諸君子熟商見示

與省城司道書

奉到二十五日公函囑弟帶勇督省懇摯盛意敢不敬從惟弟將此事規畫大局已盡布於連日寄中丞各書矣茲復陳其區區求諸君子籌之焉省城餉項及煤米等具尙可支持數月城內守堞之兵及游擊之兵亦經早爲籌備賊匪若來似尙可堅守無虞弟所慮者不難於堅守一二月而難於驅之使去不難於城外與之相持而難於河下有以攻其船而奪其所恃賊此次來湘必於近河安紮營盤與河下之船聯爲一氣緩則乘便進攻急則退居水次以舟爲巢閒分數百號船游弈沿湘上下湘潭常德衡州等處皆將分股擄掠城外之兵勇縱使援師日集求與之一戰而不可得不過三月城內乏餉卽成坐困之勢

鄙意未曾被圍之前先謀解圍之法須籌其所以攻毀其船者無使其揚帆鼓楫來往自如而後可冀其逐去也刻擬趕造木簾與之水戰其法編杉爲排寬約七尺長約丈有五尺刻其兩頭以便劈水疾行前後安放兩輪如翻水車旁施兩漿頭尾置柁順逆皆可駛行置大鐵釘於頭以便衝擊逆船上置帳房一架如京師所謂西洋房子者頂及四圍皆用夾布每日三次澆水以禦鎗礮彼船高仰我簾貼水鎗礮仰攻則遠而勁俯放則子易落其利一也簾身喫水旣透帳房亦極瀆溼賊之火彈火毬燒我不能燃烈我之火箭火毬近船卽可焚放其利二也我勇在簾退則落水賊若登簾不得不盡力死戰可救奔潰之積

習其利三也每艘之費不過二十兩造艘百架工不滿一月費
不過二千工價俱省其利四也每艘僅雇一舵師二槳手餘皆
用尋常兵勇蓋艘身穩實不慮蕩搖不必習慣之舟師而可驅
之於水戰其利五也弟日來籌思專在此事誠使咄嗟辦此可
用火箭火毬燒其船可用抬鎗大礮擊其人可以轟翻小船可
以衝穿大船但能擊破賊船數百號彼失其所恃或可少免近
水州縣四出擄船之患省城亦有解圍之日愚見若此伏求各
位大公祖深思熟計如其利一而害十則不必興辦卽候詳示
倘或害少而利多則求迅速示復俾得星夜趕辦一月以內弟
可統領此師順流而下必且與此酋鏖戰一場也造辦此事須

由省中取銀三千兩，擊機六十尊，抬鎗八十門，火藥一萬，劬大小鎗礮子萬，劬火繩一萬，盤火罐，火箭，火毬各二千件，均須於三日內運解出城，不然恐賊到不能運送也。去年猶有外援可望，今年若來則外省無一援兵，全恃本省之人自戰自守，自備陸路自備水路，自保省城，自顧外縣，皆須一一籌及。若俟賊到之後，頭痛，衛頭足痛，治足臨時，枝枝節節而爲之，則不特茫然無措，而省城亦終有坐困之道。此國藩所深思而長慮者也。現在塔王鄒陳之勇保靖永定之兵，諒已次第回省。王璞山在省想中丞已面諭其帶勇晉省矣。此外又有所謂張函屏楊承義三廳之勇者，又有所謂戚少雲新招新甯之勇者，又有朱石樵

援江之勇二千弟亦專差調其回湘矣又有張潤農處中丞亦札令另招千人合之儲周及在衡之勇蓋已不下萬人弟所慮者不在外援之太少而在糧餉之難繼不慮新勇之不集而在烏合之易潰諸大公祖智勇深沈未知以鄙言有當萬一否也如其可採則各勇到省尚須畱其精銳汰其浮弱乃稍可用養勇之難尤甚於兵非一言之可竟

與駱籥門中丞

王璞山卽日能招勇紮營城外甚好惟新集之勇器械不齊技藝未嫻恐見賊難免奔潰除先到千名外後招者似宜精選璞山雖有忠勇之氣欲驅此數千市人而赴敵則實爲難信鄙意

欲調回鄒陳之勇與璞山合成一營以其略經訓練或不至一
闕而散耳統計目下要務約有三端一曰城內堅守一曰城外
紮營通接濟之路三曰籌備水攻無聽其船隻來往自如三者
苟備則此賊不能得志侍所擬之觔現趕造樣子未知果可用
否也

與駱籥門中丞

岳州湘陰平江既紛紛請兵而上游則郴州請兵防廣東星子
之匪茶陵請兵防江西安福之匪目下省城兵力之單薄如此
人心之驚皇如彼似不得不專衛省城而他處則一切忍心置
之不問明知此非正辦然外鑿田鎮之覆轍內顧弁兵之怯弱

不得不爲寒乞規模猶覺稍有把握此侍所以屢書言岳州宜置之不顧者也先到荊州後到長沙亦賊人啗喝欺人之故智侍策此賊回竄江西者十之六竄長沙者十之四荊州則未必去耳妙高峯地勢最好賊若占據則難於攻逐我若先占則聯絡白沙井蔡公墳三營爲一氣旣據峻隘之地又通接濟之路鄙意欲令王鑫鄒壽璋合紮妙高峯白沙井等處而附之以新招之湘勇令城內勇幹將弁如塔協等帶勇紮蔡公墳庶不致於立潰屢書言及不知鴻裁以爲何如耳

與吳甄甫制軍

日內闕疏箋敬因前兩函未蒙復示恐驛遞遂有差誤又此間

紛傳北省於十八日圍城文報不通已喧傳十日矣頃始聞其
謬妄知賊船停泊漢口塘角等處而省會尚未被圍吾師莅任
未二日遽聞田家鎮之失鄂省以全力扼防彼處精銳之卒賢
幹之員皆萃於茲一旦失其所恃吾師又新到南省截畱五萬
之餉未知日內已到否即到亦不敷一月之用江廉訪不知已
抵省否每念 國家大局師友情誼良不知所以爲計不知所
以置懷也南省亦甚驚惶省城兵勇已足堅守近又調兵三千
募勇數千城外紮營亦未嫌其單薄惟水路絕無備禦國藩擬
在衡製造木簰兼改船隻每船安礮二三位以防江路恰好廣
西解礮二百尊卽在衡截畱但簰卽造成亦止可爲湘水上下

之用若放入江湖則籓身太小不能大用卽用小船改造亦不可爲洞庭以下之用而以長沙之兵勇度長沙之人心亦且自治不給竟不能謀興鄂省救援之師遙望師門但增棟仄北省日內景況何似兵勇共有幾千望飭抄示文報一二此間傳言順德大名失守山西平陽澤潞並皆失陷不知信否亦求示知側身北望可勝長歎

與駱籥門中丞

吳甄甫先生來咨令張潤農太守王璞山縣丞帶勇前往鄂省救援其文云武漢之咽喉不通卽南北之血脈不貫北省如此南省勢成痞症不得不急思拯治自是至當不易之論想尊處

亦必有吝兼有專函矣侍日夜籌及援鄂一層一則以餉項無多一則以水路無備故屢思與老前輩商而終不敢輕發然細思武昌苟失則西制荆襄之命東固建業之根長江三千里遂使此賊封而有之章奏無由上達朝命莫能下逮不數月聞吾輩遽恐隔置化外豈不痛哉以是反復籌維又不得不出於援鄂之策蓋鄂省存則賊雖分竄來南長沙猶有倖存之理鄂省亡則賊雖不分竄來南長沙亦無獨存之勢特少延數月耳唇齒利害之間此不待智者而知也侍前所謂要務三端者城內堅守止須四千人城外紮營亦止須四千人非謂四千遂足鏖戰也但使有一路可通不使賊兵合圍則戰守皆有可恃

不必屯兵萬餘以待賊之至也其水路籌備一端則聽侍在此興辦老前輩不必分慮及之斷不可又派員別爲措置如省城外內僅畱兵勇八千則此外兵勇似可分三四千援鄂望鴻裁與提軍及司道諸公熟商王璞山之勇止令其招三千尊見極是蓋多則難精卽招至三千已恐其不精矣鄙意璞山本營及新招之勇并康楊已回省之勇與羅李鄒將回省之勇數項湘勇嚴汰慎選祇須存四千人斯爲適用蓋信其可用者惟羅羅山王璞山鄒岳屏三營久經訓練確有幾分可靠此外則新集之卒殊難深信求老前輩傳羅王鄒三人到署相與熟計或畱千餘守省而令璞山率三千人援鄂則面面俱到尙覺安叶若

璞山新募至一萬或少亦四五千之多則無論不盡精銳口糧亦斷不能敷器械亦斷不能齊是不可冒昧也侍另有書與璞山已將鄙意告之自湘勇而外凡省城所招勇皆宜嚴爲簡汰鄙意以八九千防南以三千援北足矣侍非不知兵勇宜多恐兩月後無餉可發也愚拙之見動輒累紙瀆陳惟冀鑒察

與駱籥門中丞

王璞山自興甯歸來晤侍於衡見其意氣滿溢精神上浮言事太易心竊慮其難與謀大事其時渠意欲興師爲湘人報七月之仇侍亦欲添勇爲岷樵助一臂之力約共招寶勇湘勇數營來衡訓練并議定軍餉不必取諸藩庫器械不必耗諸總局皆

由勸捐徐徐圖之侍曾有書與閣下道及厥後璞山由湘晉省
適下游有逆匪回竄之說長沙警嚴老前輩飭令帶勇先守省
城侍亦料其必如此倉卒之間一切餉金軍械皆不能不取之
省局是今之所招者非義師乃官勇也既爲官勇則當與通省
之兵勇通盤籌畫若一處先須交三萬金則各處招勇先交之
款已不貲矣况後有月支乎况又有兵餉乎此璞山閱歷太淺
視事太易之過也侍六月招援江之勇三千僅發來省途費銀
二千餘兩蓋深知庫項之絀不得不稍爲節省現在省城招勇
太多侍亦屢書與閣下道及亦爲餉絀計也昨夜一書言湘勇
至多不得過四千蓋爲援鄂言之若並不援鄂則湘勇止可畱

二千人除羅王鄒三原營外止宜畱千人或從江西回歸者挑選或從璞山新募者挑選務祈趕緊汰蓋恐湘勇用費多而收效少侍亦與有咎焉故不能不極言之也

與駱中丞

侍自廿四夜接長沙警報比復一書嗣後每夜奉呈一書若中間一日無信到尊處則驛遞失之矣湘勇在省者侍嫌太多意欲遵甄師之命令王璞山帶三千往鄂救援昨曾以一書奉商璞山血性可用而近頗矜誇恐其氣不固或致僨事特作一書嚴切規之茲特將原稿錄呈尊覽其用勇之多寡口糧之行坐即可照侍函行之各處兵勇閣下酌加裁減甚好侍亦屢函請

減實見餉需不給也

與倉少平

甄甫師咨來令張潤農太守王璞山縣丞往鄂救援潤農業回
新田事難遽就止可用璞山率湘勇前往來示詳察之說在衡
時已私心暗識之矣此時欲令其統師赴鄂則恐以矜張之氣
馭新集之卒或不足以當大敵欲不令其赴鄂則其忠奮直前
之忱實有非輩流所及者誠不欲遽挫其銳鋒而反銷其壯志
且甄師指名求之此外亦恐乏自告奮勇之人再四籌維乃爲
一書規勸璞山匡其不逮其書已錄稿送中丞處閣下借取一
閱可也

與康斗山楊寶峰

章門解圍湘勇精銳之聲振於鄱陽匡廬之間諸君子此出足
爲鄙人生色田家鎮之敗鄂省大震現聞逆舟布滿江漢上溯
襄樊湖北若有失事則湖南危於纍卵鄙意須以兵三千急往
武昌救援頃已作書與璞山并囑其與兩兄熟商兩兄若慷慨
請纓願往北省救援則望卽日束裝長征若援鄂之舉不成則
望與同邑諸君子熟商將新舊湘勇五千餘人大加裁汰止存
二千餘人畱守長沙蓋庫項支絀養至二千已嫌其多現在賊
蹤尙遠防省本不須若是之多也其在省之勇止領坐糧赴鄂
者則領行糧乃爲平允無論赴北畱南總宜嚴汰精選約束謹

嚴勿使有名無實致外人疑吾邑人耗費多而成功少則國藩
與諸君子共此嘉譽者也

與王璞山

荆襄扼長江之上游控秦豫之要害誠爲古來必爭之地然以
目前論之則武昌更爲喫緊蓋賊首旣巢金陵近穴鎮揚二城
遠處所宜急爭者莫要於武昌昔人謂江自出蜀以後有三大
鎮荆州爲上鎮武昌爲中鎮九江次之建業爲下鎮京口次之
今粵逆已得下鎮矣其意固將由中鎮以漸及上鎮聞九江安
慶近已設立僞官據爲四窟若更陷鄂城上及荆州則大江四
千里遂爲此賊專而有之北兵不能渡江而南兩湖兩廣三江

閩浙之兵不能渡江而北 章奏不克上達 朝命不能下宣
而湖南江西逼近強寇尤不能一朝安居即使賊兵不遽渡湖
南竄而沅湘固時時有纍卵之危然則鄂省之存亡關係天下
之全局固大關係吾省之禍福尤切鄂省存則賊雖南竄長沙
猶有倖存之理鄂省亡則賊雖不南竄長沙斷無獨存之勢然
則今日之計萬不可不以援鄂爲先籌此不待智者而決也足
下義氣薄雲霄忠肝貫金石望率湘勇三千即日渡湖而北與
岷樵石樵之師相合力保鄂城以固全局則不特湖南受其利
天下實有賴焉惟近日省局支絀處處皆須節省慎重即以三
千勇援鄂一切用費不宜過二萬金乃爲妥善國藩六月招楚

勇一千湘勇二千赴援江西共用去二萬二千有奇在家初出
之途費起行月餘之口糧及興辦各件之雜費與朱石樵郭筠
仙另支之儲款皆在其內此次湖北行程較近天氣較好足下
辦理若能少此更妙至多亦不宜過二萬二千也前者足下欲
募勇二千往報湘人七月之仇國藩欲添勇數千往助岷樵一
臂之力兩書往還不謀而合厥後足下來衡面商大概規模約
定餉需不必支之藩庫器械不必取之省局足下自許可勸捐
餉銀壹萬可私辦軍裝數項蓋以爲此吾輩私興之義舉非省
垣應辦之官事也嗣足下廿二書來言廿四走省請餉一萬僕
已訝其與初議相刺謬矣適會田家鎮之敗鄂省大震長沙戒

嚴中丞命足下帶勇防守省城倉卒興舉一切皆取之於官此則局勢與前議大變止可謂之官勇不得復謂之義師也既爲官勇則值此官項支絀之秋不得不通盤籌畫目下兵勇萬餘傾庫中所藏僅敷兩月之需而足下寄來稟稿乃云須再發銀二萬各勇須預支月半口糧將來招足萬人等語是則足下未能統籌全局不知措餉之艱難也又云帳房三百架硝磺等項委員解縣招勇本以援省而多此一番周折是亦足下閱歷太淺不善省財省力之咎也僕素敬足下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奮發尤見慷慨擊楫之風心中愛重恨不卽游揚其善宣暴於眾冀爲國家收澄清之用見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

詳明規勸又察足下志氣滿溢語言誇大恐持之不固發之不
慎將來或至僨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爲戒尤不敢不忠告痛
陳伏冀足下細察詳玩以改適於慎重深穩之途斯則愛足下
者所禱祀求之者也刻下康楊帶回之勇千人羅李與鄒將歸
之勇亦有千餘合足下之三千計會城共有湘勇五千餘人若
足下能帶三千毅然援鄂則省城所存之二千餘宜酌量裁汰
止存千餘爲妥若足下不往援鄂尤宜大加裁汰止存二千餘
爲妥然以足下之志之識亮必慨然以援鄂爲己任也其存省
之兵望一概用坐糧之例每日一錢蓋行糧本過優亦宜與往
鄂者示有區別耳古來名將得士卒之心蓋有在於錢財之外

者後世將弁專恃糧重賞優爲牢籠兵心之具其本爲已淺矣
是以金多則奮勇蟻附利盡則冷落獸散昔嘗與岷樵細論此
層茲更爲足下進一解焉

與夏憩亭

日內因下游警報沓至思欲製造木簰以防江路制器之法夙
未講求驟與興辦動多鉏鋤粵逆窺伺荆襄遠規秦蜀是意中
事惟聞分船泝漢之後而塘角大別之際尙復大舸蔽江游弈
自如武昌雖不被圍而已岌岌有坐困之勢鄙意今日之計不
能不發兵援鄂鄂省存則江西湖南可犄角以相援鄂省亡則
江西湖南並如虎狼之據我門庭而謂閨闈得須臾少安無是

理也已屢書與中丞商及不知日內已有援鄂成議否甄甫先生來咨命璞山率勇前往璞山血性過人忠勇奮發料應氣吞雲夢慷慨長征惟其近來言行未盡妥善弟恐其稍涉滿溢或致債事昨已爲書規之更望閣下面與深論獎其忠勞而匡其未逮在省官紳中有能毅然請纓偕璞山同往救鄂者亦望殷勤勸駕相與扶助大義共贊忠勳若閣下憐邯鄲之危急爲充國之自行甫脫援江之甲又據救鄂之鞍則義聲一振從者如雲此北省官民所禱求岷筠石樵諸君所盼切弟所急欲推轂而不敢強焉者也弟身雖羈衡心繫省會所以不往省垣者具詳前復方伯公函中近又懸系鄂省顧天下之全局念師友之

私情蓋關係者極大想閣下亦同此焦慮也

與徐君青

粵逆大舸鱗集游弈江漢上泝荆襄遠窺秦蜀皆意中應防之事惟鄂省情形實爲難堪人民散盡豺狼滿江舟無半帆之濟糧無一月之儲卽有銀兩給付兵勇亦且無物買辦此等景象豈堪設想苦我甄師及江唐諸君雖有忠義謀勇固亦莫能展布弟昨因接甄師來咨卽欲合王璞山同知率勇援鄂已爲書商中丞并詳告璞山矣伏望閣下及諸先生贊成其事省城調兵募勇鄙意以不過萬人爲妙蓋二月以後勢不能支本省之捐輸無可恃外省之撥餉無可冀屆時而圖之則噬臍何及且

無論一萬也但使有兵勇七千以三千堅守垛口兼中權游擊之兵以四千駐紮城外通南面接濟之路則賊雖猝來亦自立於不困之地故亦屢函商之中丞酌量減汰兵勇想閣下亦有同心也

與吳甄甫制軍

初五日接到廿八日大咨令派張潤農太守王璞山縣丞帶勇往援細思此賊若竊據鄂中則上攻荆襄遠窺秦蜀皆意中所
有之事誠使如此則長江萬里專爲賊有北兵不能渡江而南
兩廣兩湖三江浙閩遂若隔置化外而湖南唇齒之邦尤不能
須臾以安鄂省之安危於天下之關鍵旣大於湘省之禍福尤

切自奉來咨卽日發書與中丞熟商并有書與徐方伯夏觀察
矣惟張潤農業由衡回新田招勇新集之卒興辦一切倉卒不
可遽就卽就矣而自新田至長沙已近半月行程潤農之爲人
行過其言亦恐遷延不克星馳前赴是以專爲書與王璞山令
其率湘勇三千卽日往鄂頃尙未接中丞司道及璞山回信未
審定議援鄂否也璞山前欲招勇二千爲湘人報七月之仇國
藩亦欲招勇數千爲岷樵添一臂之助已有成議將興舉矣適
田家鎮之變下游警急長沙戒嚴中丞命璞山招勇防守省垣
頃聞業招三千卽日可到省城故國藩囑其率以往鄂若其定
議大約十五前可以啟行十日可抵武昌也璞山馭士有方血

性耿耿曾邀吾師賞鑒惟近日氣鄰盈溢語涉誇大恐其持心不固視事太易曾爲書規之茲錄呈一覽吾師用其長而并察其不逮俾得歸於深穩之途幸甚

與駱中丞

接奉初九申刻手示並咨到寄諭敬悉一切援鄂自是正辦尊見極是侍前信痛切言之而不敢決者以侍旣不能回省則雖發此議仍應閣下裁定今得老前輩主持赴鄂之見甚堅全楚幸甚天下幸甚諭旨飭辦之件卽能趕緊辦到猶爲人臣者稍盡微悃之一端望卽催王璞山帶湘勇三千星速起行至要至懇惟諭備礮船倉卒實難興辦敝處所擬之鱗止堪湘

中之用若以放於重湖大江則簰身短小難壓洪濤若因此式推而大之則行動笨滯又夏憩兒所謂以之堵禦則有餘以之轉戰則不足者也且連日大雨卽搭一廠而不可得而造簰更難就役計造備百簰教練千勇非兩月不爲功卽成矣又不克爲援鄂之用智慮短淺祇增愧憤自簰而外或另籌礮船如小艤釣鉤之類而民舟旣不能多雇水手又不習戰陳以視三五千帆之賊艘多寡旣懸勇怯隨之或且棄舟潛遁此項船隻仍以資賊此亦意中之景態非好爲過慮也再四思維如何而可不特欽奉 諭旨莫能復奏而賊檣橫塞江漢將何以驅之使去東南全局桑梓深憂豈堪設想老前輩焦慮之餘當有至計

現擬如何復奏卽求飛示

與吳制軍

接奉大咨令派兵勇赴鄂初十日奉呈一函言令王璞山帶勇三千往援想已收到頃得中丞回信與國藩意見相合大約日內可起行惟帶勇之人實難其選璞山血性過人而才器難以馭眾前將三百六十則恢張有餘今加至三千則恐照料不周前已將信稿呈閱矣此外官場如平江林令代理興甯之孫令頗能自將一軍而倉卒不能調遣國藩昨以書囑夏觀察帶兵一行而省垣需才恐不果行紳士中亦有數人可用目下俱以他務不得往到鄂以後將湘勇交朱石樵刺史或少得力耳吾

師昨咨中丞請南省籌撥銀二三萬解鄂現在有委員解廣東
餉銀十萬往江南大營國藩思天下大局能通南北之咽喉者
惟鄂能扼長江之中樞者惟鄂此時之鄂視金陵更爲喫緊武
昌兵勇近萬人萬一餉需不繼一旦潰散豈復可問已函商中
丞竟將此項粵餉全解鄂省支用權其輕重緩急不得不出於
此或由中丞奏或由吾師奏想 朝廷亦必深諒也

與劉孟容

伯母已得安葬甚善四方多故早爲封樹卽亦無復它慮岷筠
兩君國藩日日系念今辰得筠仙書知已自黃陂與岷樵分手
遂得南旋想已安抵梓木洞矣惟岷老之師尙在漢陽德安一

帶未得渡江退保武昌茲以爲系耳璞山在衡與國藩約共招
勇六營往江南殺賊將報湘人七月之仇兼助岷樵一臂之力
其餉銀軍裝皆由勸捐自籌不欲取之省局所以別於官軍自
成一枝義旅也厥後璞山歸湘卽往省城請餉蓋與初議異矣
適會下游警急中丞囑璞山帶勇晉省防堵此則局勢與在衡
之議大變自有格例未可意爲伸縮而璞山請餉請器物多不
中程以是省局上下大滋物議而璞山語言意氣又多不檢以
是訾議其短者評譏日入於吾之耳書函日入於吾之目國藩
昨爲一書規箴璞山未知其能細味而曲從否僕蓋愛之深而
思愆成之非以文吏常譚挫其銳氣也鄂省事棘萬不可不發

兵往援自璞山外殆罕有請纓自行者而此老雖銳以自任左
右無能夾輔之人以助其義氣而彌其闕失是用隱憂老弟當
亦同此懸懸也樹堂九月已歸去吾弟能來此一存視否吾不
願聞弟譚宿腐之義理不願聽弟論膚泛之軍政但願朝挹容
暉暮親臭味吾心自適吾魂自安筠老雖深藏洞中亦當強之
一行天下紛紛鳥亂於上魚亂於下而容筠獨得晏然乎閱吾
弟與岷樵書稿抑所謂膚泛者也岷在江西與鄧厚甫大不協
張中丞常以此等議論勸岷老尊書之旨蓋相去不遠獨文詞
深美遂躋古人國藩入世已深厭閱一種寬厚論說模稜氣象
養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世界誤人家國已非一日偶有所

觸則輪困肝膽又與掀振一番非吾弟亦無以發吾之狂言

與駱中丞

水師無備尊處復奏如何著語敝處所辦木簰萬不可以入奏
蓋初七試用時下水及橫渡尙可行上水則極遲笨急思小爲
改換造成數架以試能上水與否而日內大雨如繩晝夜不止
至今未續造成竟不克趕緊一試悶極鬱極且就使果堪一用
而當初造意止爲湘江起見簰身短小不利江湖前書業已奉
聞現在刻日辦此如竟不足用亦宜設法買船改造若遽以簰
入奏則將來無可試驗反蹈欺飾之習鄙意此時覆奏只將陸
路三千之勇援鄂上聞其水師礮多船少刻難猝辦竟可據

實陳明當時事極艱能爲蒼生力爲之不能爲者切實入告能見諒君父與否亦未宜濼計也

與駱中丞

賊船下竄全楚稍可解嚴然回竄江西仍是意中之事湘勇援鄂之師鄙意令其間出東道由長沙至平江以趨通城在通城探明賊蹤若尚在鄂渚則北出崇陽咸甯以達於鄂若已竄江省則東出義甯奉新以達於江旣可二者兼顧且聞巴陵蒲圻驛道搬徙一空米鹽無可售買反不如通城小道猶有買辦也乞告之嶺屏璞山諸君細問北來之人斟酌行之廣東旣雇紅單船三十餘隻赴江南助剿何以向帥江面絕無舉動抑有所

爲而此閒未聞耶 寄諭令侍帶勇援鄂此時鄂中事弛侍可
不必前往若賊尙未退而逆舟千艘布滿江漢我無一帆一筏
豈能驅逐使去侍雖帶勇前往固亦智慮短淺無能裨益至侍
所練之勇三營止堪施之士匪以禦粵匪則仍恐潰散蓋出差
時多練不滿百日人不過千數僅勝尋常新集之勇一籌未可
以杯水遽救車薪自三營而外惟寶勇差強人意其餘益不足
數而 寄諭已有成效之言京師傳聞每多虛譽耳日內侍當
據實覆奏其派兵援鄂之摺則與尊處會銜覆奏

與駱中丞

昨日 寄諭侍擬爲覆奏陳不必自往援鄂之由蓋鄂省可以

守者有二城外無屋池濬甚深一也兵勇尙多文武警懼盡力
二也其可慮者亦有二賊艘滿江我無一舟無以逐之一也餉
項有限外乏接濟二也其可守者不待待之去其可慮者侍去
亦無如何侍非敢畏難趨避卽去冬初到省時奏明守制之人
不敢出本省一步目今時事糜爛但使此身有絲毫利益於
國亦不復堅守不出省之說惟自計水路一無準備侍雖於張
守王丞所率三千之外再帶二千前往亦不過同守鄂城卽漢
陽一水之隔亦不能飛渡逐賊有侍何益無侍何損若賊現竄
青山下游卽不復回舟反鄂則不特侍不必去卽璞山援鄂之
師亦屬虛糜反復思維目前侍實可不往止得據實覆奏侍現

在衡州開設捐局如衡清耒常祁陽五縣皆有紳士前來願歸督辦大約十一月尚有可觀至造籓改船之事如果可備湘河亦尚有益於本省但恨苦雨不止自初八至今十日未得續行造成令人惱殺耳

與王璞山

接到手書改過光於日星真氣塞於戶牖忻慰無極前者足下過衡意氣盈溢視天下事若無足爲僕竊憂其乏惕厲戰兢之象以其握別匆匆將待再來衡城時乃相與密語規箴以求砥於古人敬慎自克之道自足下去後而毀言日至或責賢而求全或積疑而成謗僕亦未甚深慮逮吳竹莊書來而投梭之起

乃大不懌於是初八奉規一函僕函既發以後又接家嚴手諭道及足下忠勇勃發宜大蘊蓄不宜曝露然後知足下又不理於梓里之口向非大智慧轉圜神速痛自懲艾幾何不流於矜善伐能之途古人謂齊桓葵邱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亢盈悔吝之際不可以不慎也比聞足下率勇三千赴援鄂渚僕既幸吾黨男子有擊楫聞雞之風又思旁無夾輔之人譬如孤竹干霄不畏嚴霜之摧而畏烈風之搖終虞足下無以荷此重任頃朱石樵書來渠自鄂省十一二即可起行大約日內可到長沙觀其書詞則逆賊全數下竄武昌業已解嚴僕昨奉諭旨令帶勇即日援鄂今不特僕不必去即足下亦可免此一

行僕另有書致中丞商湘勇停止援鄂之舉不知意見合否祈足下面稟中丞細決行止至足下之初志欲興義旅徑赴下游殺賊則須計出萬全不可倉皇一行蓋舟師必須兼備操練必須兩月裏糧必儲半年三者闕一皆有坐困之道而無成功之理朱石翁殺賊之志甚銳且堅此次歸來必且大有興舉若中丞能從僕言停止援鄂之行則望足下與朱石兄同來衡城就僕熟計講求水戰之道精析練勇之法僕雖不才亦當隨諸君子杖劔東下討此凶逆如足下鄂中之行勢不能止猶望示我一書苦雨多愁所懷千端諸惟心照不盡

與駱中丞

此間日內大雨如繩竟無片刻少停真正愁絕前擬造簰以爲一月可成不料初八至今未造一架廠在河邊亦將爲水漫去工匠全無駐足之地六月援江爲苦雨所阨今復如此就令天氣助順而侍輩之舉動已等霸上兒戲矣况天復相阨耶朱石樵書來言賊已全數下竄渠十一二當回南省似此則援鄂之師可免不特侍不必往卽張太守王同知亦可省此一行鄙見如此不審尊裁若何前者倡援鄂之說明知水路無備雖多兵亦屬罔濟徒以鄂省事棘恐失會垣故急欲遣師往救今賊旣他竄鄂省兵足似此行竟可停止求閣下斟酌

與夏憩亭

石卿制軍岷樵中丞誠爲當今人傑囑弟與駱張陳諸公會銜
入告請以兵柄歸之張江兩君似亦無難仰邀 俞允惟弟
竊有慮者向琦在南訥恩在北慧雷勝托之儔聯翩四布張江
再出亦不過於十數人外添此二座若別白而定一尊抑此諸
將獨以張帥經略南服則 朝廷大權非臣下所得專請且目
前事理不在大權之不屬而在兵勇之習氣太壞以石翁之布
置而不能保田鎮之破以岷樵之勳名而不能禁楚勇之潰蓋
習氣太壞染之已深無可用之兵勇故也兵勇旣無一隊可用
而又無舟師以決水戰無餉項以練新卒雖張帥爲之弟亦不
敢必其有濟中夜以思徒用浩歎閣下不欲赴鄂亦因事無把

握未肯輕出鄙意此時急務總宜先籌水師自六月以來五省皆議此事屢奉寄諭亦以爲最切之圖而至今未有所成弟欲於此稍盡寸心乃興辦木簰則苦雨半月無從下手改造民船則經費支絀買船無資兀坐氣短閣下將何以教我也

與駱中丞

接奉惠函敬悉一切合江皖兩湖之力合舉進剿尊見極是此時總以籌備水師爲先務昨裕時卿太守信來言須船與簰並辦所論甚有理侍前所以專言簰者以實無銀辦船也民船必須改造改造必須價買每買一船大者數百小者亦百金卽用船二百號亦非數萬金不可是以憚於興辦近日通盤籌畫此

數萬金竟不能不用蓋湖北經田鎮失事之後從前礮船盡化
烏有南省亦無一船將來兩省何以禦賊不如侍尙閒暇將船
簞及時興辦究竟不無裨益侍擬日內覆奏言北省賊退暫可
不往救援而自請在衡籌備水師爲督撫分任其勞並請於粵
餉解大營者截留八萬以爲辦船之用若礮船齊備或閣下或
甄師與岷樵東下剿賊侍皆願從其後以爲輔助若不截此餉
銀無款買船水路豪無準備則尊見合剿之局終難成也如卓
裁以爲可則請將此項廣餉截出八萬侍一面入奏不然以數
千金籌備戰艦專防湘江終兒戲耳

與左季高

岷樵超擢皖撫是近日耳中一大快事惟廬州新立之省無兵
無餉江南江北各郡皆逆舟往來必經之地此防彼竄疲於奔
命且素日貫用之楚勇又潰去十分之七而骨月至交如閣下
與筠仙者又皆遠莫之助以單獨之身處積疲之區吾不知岷
老將從何下手也弟欲練二三千人遠致皖中爲岷老一臂之
助默數平生之交舊環顧天下之賢豪惟此君尙有討賊之志
又勳名日著亦漸爲人所信仰若代爲練一勁旅添其羽翼則
澄清之望庶幾可期惟弟智慮短淺獨力難措欲乞左右野服
黃冠翩然過我專講練勇一事此外概不關白於先生之前先
生欲聾兩耳任先生自聾焉吾不得而治之也先生欲盲兩目

任先生自盲焉吾不得而鑿之也所懷千端紙不能悉冀或者
枉駕痛切面陳乃能傾寫耳

與江岷樵

保全江西是南服一大功聞京師官民有南江北勝之謠黎越
喬來書述之超擢皖撫酬庸之典極隆至渥閣下此時不患
兵柄之不全屬特患楚勇半潰之後可用之兵太少安徽積苦
之餘所發之餉悉空雖有智勇亦無所施以是時時代閣下焦
慮耳國藩自九月以來每思練勇六千概交閣下統帶爲澄清
中原之用屢函與閣下言及想均未接到自到衡後捐項無幾
不敢多練頃因九月之末武昌十分戒嚴兩奉寄諭令國藩

帶勇赴鄂會剿雖因鄂省賊退具摺覆奏目下無庸前往而將
來倘再有諭旨飭令出征恐終不免於一行去年初到省垣
奏明丁憂人員不敢無故邀賞不敢出省辦事云云今大局
糜爛至此不欲復執守制不出之初心能盡一分力必須拚命
效此一分成敗利鈍付之不問大約不能安處梓里其下游消
息務祈閣下設法常通專使至皖省一探賊蹤其人名趙子麟
應募願入賊中者先遣至尊處以觀其果可用否呂鶴田少司
空與國藩契好想與閣下相得益彰李少泉編修大有用之才
閣下若有征伐之事可攜之同往二處皆不暇致書乞爲我道
拳拳也

與李小泉

令弟少荃自乙丙之際僕卽知其才可大用丁未館選後僕以少荃及筠仙帥逸齋陳作梅四人皆偉器私目爲丁未四君子茲令弟果能龕亂禦侮有聲當世竊自謂鑒賞之不謬惜三君子未盡柄用昨寄岷樵書中已令其親敬鶴翁少荃二人想鍼芥契合必能相與有成保護珂里也敬修先生與僕亦極契合惟獨往獨來用人不皆愜當故昨與岷樵書尙未道及此時貴省景況倍難於吾鄉然長沙情事目下亦殊岌岌僕在衡極力勸捐總無起色所入皆錢尙不滿萬各邑紳士來衡殷殷相助柰鄉間自乏此物莫可如何將欲放手一辦輒復以此阻敗祇

惱人耳

與駱中丞

璞山之勇侍欲其嚴汰精選赴衡操練二層僅入咨稿暫緩赴鄂一層則已入奏若尊處業已遣之起行則下次附片奏明可耳募勇六千之說侍本欲大加訓練旌旗一色萬眾一心器械一新號令一律而後破釜沈舟長驅東下今諸務未克興辦而岷樵遽以之入奏一日未能訓練而璞山遽驅之向敵皆大失國藩之本意然業已如此只好聽之但不教之卒終難當虎狼之賊耳舟師之舉連日趕改樣船總以無人辦過不能合式成名標至今未到衡求嚴催前來爲荷

覆江達川

募勇六千之議本發自國藩八月一函言大營調到弁兵東抽一百西撥五十將與將不習士與士不和此營敗北彼營不救此營急行彼營欲止離心離德斷不能以成大功不若精練楚勇萬人除江西現有之勇再添練六千人概交令兄岷樵統帶以爲掃盪羣盜之用等語令兄未復拙信遽以入奏現在江西業已解圍鄂省亦已弛防金陵未收則負固三城急宜克復金陵若收則變爲流賊到處奔竄必須有數千精兵乃足以資剿辦令兄雖暫赴皖撫之任將來恐不免仍往大營與粵中老賊相周旋募勇之舉自不可緩惟勇不難於募而難於練不難於

招六千之勇而難於求帶勇之人不難於發起行一月之糧而難於軍裝器械一概不用尋常竄敗之件而別製堅緻可恃之物國藩日夜思維總以此三者爲慮如勤操練精器械二條斷非倉卒所能辦諭旨令國藩帶勇六千往鄂救援現在武昌無賊鄂中之行自可停止若徑赴下游則練卒製器尙需時日未可咄嗟興此大舉閣下現帶千人在省擬請閣下先將此千人帶赴皖省爲令兇刻不容緩之需皖中爲粵匪上下騷擾之區又兼土匪縱橫幸周敬修帶勇在北李少荃帶勇在東藉資剿捕若加一千楚勇在廬則聲勢更壯如閣下因伯母之命不願前去則或請戚少雲司馬送交又聞汝舟尙在湖北或令之

歸侍慈闈而閣下往佐軍幕亦無不可誠得新甯千勇先往皖中則其餘五千人可以布置妥帖徐徐再去也

與駱中丞

省城兵勇太多供支萬難侍日夜念之屢書皆言裁撤各勇事宜前之救援鄂省以保危城也自以急往爲妙今之直下江南以戰劇賊也自以精選爲要練卒宜十分精強器械宜十分精緻乃可臥薪嘗膽艱難百戰不然則不教之卒窳敗之器何省不可驟辦而必出自湖南萬里長征多費餉項哉岷樵不知此意而草草入奏璞山不知此意而匆匆欲試皆與鄙意微有不合來諭謂皖省兵少如望雲霓此誠實在情形鄙意卽令江忠

濬帶新甯勇一千卽日赴皖以供岷樵緩急之需侍另有書與江忠濬求老前輩取閱如尊意以爲可望飭趕緊起程庶招此一千尚非棄之無用之地自此一千外尚有五千之數鄙意宜精簡苦練斷不能草率從事湘勇營制本三百六十人爲一營加以長夫百四十人卽爲五百人不過十營卽滿五千之數現在衡州已有四營曰舍弟營曰周鳳山營曰儲玫躬營曰新化勇營其不在衡者有鄒壽璋一營有羅教諭七百擬併爲一營有塔副將寶勇七百擬併爲一營蓋合計已七營矣僅存三營之缺故廿二日拙咨及廿九日去函皆言王璞山除舊練本營外止畱新招者二營亦非漫無核算而徒聽浮言以爲此不情

之汰撤也惟僅畱三營則止存千餘卽於諸勇中將長夫挑出亦僅存千五百人尙須汰去一半璞山招到未久未免難於措詞然省庫空虛豈能更有浪費目下在衡之勇敵處設法養之在省之勇仍請省局養之大約操練製器尙須時日春閒乃可成行若辦船實有頭緒水陸人數較多侍卽親自督帶送至下游若辦船不滿百號水路全無把握卽奏明派員送往刻下在省止發坐糧如省局尙可支持卽將璞山的新勇多畱一營亦可侍拙見如此伏候卓裁其畱省之營有應行事宜另開一單伏乞飭下塔將及王璞山查照遵行

一南京三城若攻破卽成流賊之象必四路奔竄與之轉戰一

年二載俱未可知長夫須雇募極好的向例湘勇長夫價銀
每日八分若此次下江南須加作一錢二分如目下王璞山
在省卽將應汰之勇雇作長夫則未起程之前仍發八分向
例每營長夫百零八名如下江南須加子藥夫二十名
一抬鎗每桿向例用三人此後改作四人乃能快能準共加十
六人於向例每營三百六十之外加長夫百廿人抬鎗十六
人故成五百人矣

一操練斷不可間斷一日一練縱步上一丈高之屋跳步越

一丈寬之溝以便踹破賊營一練手拋火毬能至二十丈

以外一練腳繫沙袋每日能行百里一練每十人一隊

皆習戚氏之鴛鴦陣三才陣以求行伍不亂 一練烏鎗抬

鎗必須打靶較準

一器械須十分講究矛桿用竹必須老而堅者柶木必須小樹
圓身大樹鋸開者不可用 火藥桶已在衡製皮桶三百個
不怕水火 火繩省局者不可用須命塔將自造 火箭無
用不必製 抬鎗敝處已請鄒世琦製一百桿王璞山俱領
去茲渠止須用四十八桿應將五十二桿交鄒壽璋帶來衡
城

一乾糧必須多備

一各勇不許穿著軟料衣服止許穿布衣不許穿鞋止許穿草

鞋哨長亦然打仗同進同退不許獨後亦不許獨先割首級
奪旗幟亦無賞

曾文正公書札卷四

覆劉霞仙

璞山募勇之事國藩蓋時時系念前此爲赴鄂救援之行不妨倉卒成軍近日爲東下討賊之計必須簡練慎出若不教之卒竄敗之械則何地無之而必遠求之湖南等於遼東自謂之豕仍同霸上兒戲之軍哉故此行不可不精選不可不久練無愚智皆知之豈以足下與璞山之賢而反不知乎選貴精則璞山新招之卒其可汰者必多練貴久則未出之前與成行之後其口糧必須早爲計畫現在江達川新招之千人僕擬先發安徽助岷樵之急需矣其餘五千今冬須備兩月坐糧明春須備兩

月行糧計其所費良復不貲止得選備十營合長夫爲五千人
或可勉強支持是以昨復中丞一書將各勇通盤核算璞山新
舊之勇多不過畱四營茲將原書抄呈足下與璞山覽之可得
其詳也湘勇佳處有二一則性質尙馴可以理喻情感一則齊
心相顧不肖輕棄伴侶其不佳處亦有二一則鄉思極切無長
征久戰之志一則體質薄脆不耐勞苦動多疾病以此四者參
觀大抵征本省之土匪則利禦江南之粵寇則怯朱石樵歸來
必有一番閱歷篤論也至於練勇之道必須營官晝夜從事乃
可漸幾於熟如雞伏卵如鑪鍊丹未宜須臾稍離前與璞山面
議每營須有文武兼備之營官始克照料一切不知璞山已覓

有賢者幾人果能當此一席否僕極不放心今年援江之舉以營官未暇詳擇至今懊悔望足下與璞山將四營之營官伊誰幫辦伊誰卽日飛示至要至要

覆林秀山

接到惠函并地圖練勇說藉悉一切地圖莫精於康熙內府圖其準望勾弦皆命星官親至各處按諸天度測量里差乾隆內府圖又拓而大之亦甚精當蓋出齊次風宗伯之手近時陽湖董孝廉方正依此二圖定爲一本李申耆先生付諸剞劂外間傳本莫善於此洪稚存太史圖紙幅太隘考究亦粗卽東西易位在所不免未可據以爲行軍之指南也團練須合數州縣通

力合辨尊論誠不爲無見然鄉里孱民無事則歡聚技擊有事則驚顧獸散微特不能當粵寇卽土匪猝起亦當難於驅除必得明幹之州縣公正之紳耆擇富饒之地苦心舉行或可有濟然安得許多賢有司都都相望邑邑相屬盡足以辦此者哉法豈可恃亦視乎人耳三疊鎗陣法撒星陣法皆本之李穆堂侍郎自爲破賊妙法特操演不熟則臨事仍歸散亂古法可用者多總在平日習慣臨陣不盡棄去斯爲有補也前者鄂垣警急諭旨命鄙人督勇往援以賊船下竄武昌解嚴無庸赴援業經具摺覆奏惟念天下紛紛羣盜如毛江南之三城不收固爲心腹之疾卽使北直澄清三城克復而羣盜四散亦成流賊之

象現在大營所調之兵東抽一百西撥五十卒與卒不習將與將不和彼營敗走此營不救此營欲行彼營願止離心離德斷不足以滅劇賊而成大功鄙意欲募勇六千人苦心精練合成一枝勁旅破釜沈舟出而圖事其帶勇之人概求吾黨血性男子有忠義之氣而兼嫻韜鈴之祕者與之共謀方擬專函密告足下而足下專使適至乃與鄙意不謀而合鍼芥之契若有神助此中之氣機殆未可以言語罄也第劒戟不利不可以斷割毛羽不豐不可以高飛若倉皇一出比於遼東自謂之豕又同霸上兒戲之師則徒見笑大方耳必須練百金精強之卒製十分堅緻之械轉戰數年曾無餒志乃可出而一試祈足下於此

二月內晝夜磨練講求操兵造械之法至臘底奏聞札調來省春初即可整軍東下所有應辦事宜另單開列祈斟酌遵行如有不當再以書告

覆駱中丞

會剿之事固須趕辦然不練之兵斷不可用侍今年在省練過三營雖不足當大寇然猶可以一戰六月援江之役新集之卒未經一日訓練在江曾不得力至今懊悔侍本欲陸續招勇認真苦練自成勁旅不料岷樵遂以入奏遂至不能久練然今年冬臘兩月斷不可以遽出必須切實講求一番在省之勇求老前輩日日催督轉瞬又屆新年若仍是兒戲之軍一戰獸散則

真可大笑耳

覆夏憩亭

國藩前奉督勇援鄂之命復有募勇六千之旨今賊船下竄鄂中之行業已奏請停止募勇之舉自須欽遵趕辦然來示謂兵行貴速則有不盡然者金陵三城若能克復則分股狂奔水陸四竄必成流賊之象此次募勇成軍以出要須臥薪嘗膽勤操苦練養成艱難百戰之卒預爲東征不歸之計若草率從事驅不教之士執蠱脆之器行三千里之遠以當虎狼百萬之賊未與交鋒而軍士之氣固已餒矣雖有一二主者忠義奮發亦無以作其眾而貞於久也故鄙意欲竭此兩月之力晝夜訓

練凡局中窳苦之器概與講求而別爲製造庶幾與此劇賊一
決死戰斷不敢招集烏合倉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轍雖
蒙糜餉之譏獲逗畱之咎亦不敢辭昨已將明春成行之說咨
達中丞并關省局矣惟期限雖寬以兩月而訓練之事仍不易
講大約練伍練膽與耳目尙可以一月粗定規模至於練技練
陣則一二月豈能奏效而各項器件如烏鎗帳房旗幟之類皆
澆脆不堪遠征國藩在此日夜焦思諸友皆遠別無人熟商每
用深嘆如口糧賞項之多寡軍器之應換應畱技藝行陣之繁
簡皆思定一清單使人人易知易從石樵璞山諸君皆難遽來
季高筠仙弟有書招之亦恐未必來竹莊閬青亦屢期其至而

不果至徒終日繞室旁皇轉瞬之間又已卒歲當遂成行不復可遲延矣目下在衡之勇訓練方有頭緒適有常甯之役遣之出征前功又以荒廢在省之勇以汰畱未定亦不暇精練尤用爲慮岷樵在皖兵力單薄誠如來示所云頃已商遣江達川率勇一千先往至於璞山近以微瑕偶招謗議外人不察疑汰勇或職是之由國藩立朝有年更事孔多曾不能以泛悠之毀譽定倫類之優劣豈有軍務所關不揆事理之當否而徒貴耳賤目逞我私臆乎璞山之勇號召太速良楛雜進則有宜汰之理額數已滿起行尙早口糧無出則有不得不汰之勢想知者必能洞鑒也求閣下告璞山急急沙汰擇其尤精者簡爲四營四

營既定酌分兩營交竹莊帶至衡城訓練國藩比招得獵戶二十人爲火鎗之教師招得李氏之徒二十人爲刀矛之教師懇璞山飭諸新勇星馳前來學習若璞山諸務摒擋已畢或惠然前來更妙或待石樵兄歸日同來弟亦不爲遙定所懷千百紙墨豈罄其不及詳閣下當能揣測得之並懇與璞山霞仙竹莊共閱石樵李高筠仙倘到會城亦祈共一流覽且促其速來蒸在也誠能合諸君子之忠謀至計講明練兵之道使此勇一出出並詞霸上兒戲之誚豈特爲惠於國藩者至大抑天下蒼生

不果至矣不能一一函告蓋蒙原諒

不果至矣日荆軍

張守王丞帶湘勇援鄂已飭停止兩次奉咨想比已接到惟鄂中之行雖停而岷樵復有請國藩募勇六千駛赴下游之奏業奉寄諭飭行自應欽遵辦理此議本發自國藩去函未復端緒未舉而岷樵遽以入奏殊與鄙人初志少乖日來講求操練之法苦口訓誡粗得門徑而又有常甯之變發在衡之勇悉往剿捕又荒廢訓練之事矣常甯南鄉洋泉崗杉木崗等處會匪極多發牌弔碼徧脅良民嘯聚日眾蠢蠢欲動祥令二十日拏獲八人正法六名不知其將出而爲亂具稟尙未請兵至廿五日續行往拏賊眾抗拒鄉勇數百同時奔潰祥令僅以身免乃令其幕友專馬來衡請兵廿六日午刻到郡國藩卽以是日酉

刻發周鳳山千總帶勇四百往剿而該匪已於廿七日入陷縣城矣把總典史並皆被害周千總是夜宿離城四十里之柏坊該匪聞知三更棄城而逃國藩聞之又令舍弟率四百人繼往周千總於廿八早在常甯城外追殺二十餘人旋偕舍弟同至洋泉初一早賊來撲營官兵得一勝仗斬擒七十餘人該匪退保山崗現又在衡添兵進剿並令張榮組帶勇由新田甯遠堵截南路蓋三縣交界之區崗深徑險會匪巢穴卵翼已久幾如南山老林教匪出沒外人不能測其闖奧是以發勇至千五百之多冀得殲除淨盡不畱餘孽岷樵赴皖正值萬難措手之秋其弟江忠濬帶勇一千在長沙國藩商之中丞令其卽日往皖

以備廬州緩急之用此外五千人必須認真訓練一番乃可驅之遠征不然則不教之勇竄楛之械何省不可猝辦而必奏明遠求湖南多費數月之餉不亦勞哉若簡練勁旅別製軍械則今冬不克成行勞氏子之事卽日飭縣解鄂昨已咨覆池州失陷岱雲恐遂捐生此君與國藩同門至好重以婚姻實剛正君子也

覆駱中丞

江忠濬帶勇先行赴皖侍見與尊見恰同望趕緊飭其起行此勇到省卽令往應岷樵之求尙不虛此一招也成名標今日到衡人尙明白所解船隻修整大不容易侍所改造小艤船今日

已試一隻尚在可用之列而船身較小木料不堅總似兒戲辦法又造一新船亦今日試驗竟不可用此閒竟無好料修整湖北之七船尚須往湘潭買料匠工又笨天雨又多真悶人也此閒捐輸皆託紳士下鄉苦勸然尚不滿三千金其捐功牌者亦有二千餘金侍到衡以來添招鄉勇六百製造軍器造筏買船及街團之經費兩局之用項皆取諸此至於衡山以下如湘潭甯益等縣竟無一人一錢至者痛哭之書函嚴厲之札催剴切之告示友朋之陳說委員之守提諸術並窮迄無一應省局之冷落亦不過衡郡魯衛而已又將誰咎乎因書附及一二以覓薄材竭蹶之狀

覆倉少平

接奉惠書箴規剴切指示詳明敬佩敬佩惟其中曲折顛末有閣下未盡知者不得不略陳其愚璞山前書爲湘人報仇之說名義本非正大然不過借以激怒士卒如田單之怒齊軍伍員之覆楚師祇用一憤字耳若曰大舉義旗以伸天討璞山亦非不能說此冠冕話也弟前寄岷樵書曰擬再招勇六千助成萬人初次二千擬請璞山帶往二次三次擬請他人帶往是前此並無令其統帶萬人之說而近日亦無罷遣此君之意其詳已具於復憩亭兄書中矣岳州設防鄙意以爲非四五千人不可若數百人往守事同兒戲徒挫先聲終恐無益衡城開捐概

交陶令一手經理所入者皆錢耳紋銀元絲花邊之類蓋未嘗一見郡城之窘隘如此至百廿千捐從九銜之說據陶令稱實無其事然此事至閣下以相箴規且付諸成事不說之列則省城之謗議久騰已可概見謠言沮格捐生觀望於省局大有妨礙故弟特爲公牘大聲疾呼并欲拏究造言惑眾之人以期此風壓息或者省捐漸有起色不如此鳴鼓而攻則此種謠言卽爲富室藉口之資實可痛恨弟於致中丞函亦暢言此事欲使人人共曉也至於號令紛歧一節張潤農鄒壽璋誠有其事已詳於致中丞書中周鳳山則中丞札到之日宜章已剿平矣寶勇之來因中丞調之防省湘勇之來初因中丞調之防省繼因

制軍調之援鄂非盡發自敝處寶勇雖鄙人所招亦因省防喫緊未敢遽撤此次將行撤防之際計甄師飛速止調之札與國藩分別去畱之函其到省之先後不過三四日閒耳必謂招勇之多分撤之遲概係鄙人之咎亦非平允之論也來書謂旨命帶勇六千前往安徽會同江中丞云云敝處所奉咨到之旨仍是援鄂一案並無別往安徽會同江某字樣譬如家有父兄病勢沉重眾子弟禱神求醫晝夜拯治不得謂子弟愚陋遂不使與聞醫藥之事亦不得令愚陋之子弟攘臂專主亂投誤劑國藩亦子弟中之愚陋者也攘臂亂投則吾豈敢若割股和羹顓天請代之事則亦嘗聞古人之風跛者未嘗不思千里

眇者未嘗不慕離朱也來書旣以退縮規避隱相諷刺而又以南江北勝誤相期待母乃忽霄忽壤使人靡所適從乎戰船不必講求與時卿兄在人不在船在兵不在箴之說誠爲至論然苟使船能架礮人能盪槳遠能出大江數能滿二百已極不易辦弟才智短淺此閒又木少匠拙所造皆兒戲耳敬求閣下舉一結實可靠之官紳承辦此事俾弟得以專心操練至感至感賈太守募得水勇能泅水一時之久敬求閣下爲我致書購畱此項人其工食仍懇閣下於局中關白酌付款項與岳以爲收養水勇之資但泅水必須賈太守親見不得輕信人言又須實有一時之久較準時表不得茶頃炊許詫爲一時臨事仍無用

也若夫永順兵一事操之過蹙之說僚友類能言之然兩次執旗掌號下城開仗鄙人以爲可殺諸君子以爲可宥三月城上兵打傷委員轎物鄙人以爲可殺諸君子以爲可宥此則見仁見智識解各殊佩韋佩弦性情各異不能強諸君子而附同於鄙人亦不能強鄙人而附同於諸君子也理事繁多非面莫罄總之平昔有相信之素則臭腐皆變芬芳平昔有相疑之端則見聞無非荆棘伏惟鑒照

與劉霞仙

屢次致書其精要處皆未敢暢言以省城易於傳播事未一集而已謹然矣故稍祕之也茲恐吾弟及璞山終不達鄙意故作

一密書與璞山求吾弟親攜示璞山字字皆心血結成璞山能如吾之約則一一照辦破釜沈舟以圖一舉若璞山必不肯從吾之約則璞山當自成一軍而吾當補招三四營別爲一軍務乞熟商示我復音至要至要

與王璞山

近日在敝處攻足下之短者甚多其來尊處言僕之輕信讒謗棄君如遺者亦必不少要之兩心炯炯各有深信之處爲非毀所不能入金石所不能穿者別自有在今欲多言則反以晦真至之情古人所謂窗櫺愈多則愈蔽明者也特書與足下約計必從鄙意而不可改者五條不必從僕聽足下自爲屈伸主張

者三條僕自密辦而不遽以書告足下者二條並具於左

一必從鄙意而不可改者五

各勇宜操練兩個月體弱者藝低者油滑者陸續嚴汰明春始
行遠出 每營必須擇一營官必畫然分出營數此時卽將全
數交付與他不必由足下一手經理任人則逸獨任則勞此後
必成流賊股數甚多吾須分投與之相逐若平日由足下一人
統帶臨陣始分股逐賊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 幫辦者每
營須四五人必須博求賢俊不盡取之湘鄉萬一營官有病則
幫辦卽可統領斷不可草率足下現物色得幫辦者幾人祈開
單見示 器械必趕緊製辦局中窳脆之件概不可用伯韓所

造抬鎗甚好不知烏鎗已成若干石樵言帳房宜用夾的是否屬實祈復示如必須改的此時尚可趕辦鄒岳屏所捐錨桿亦不好竟須另覓硬木圓身未經鋸破者如有一械未精不可輕出戰船能多更妙縱使不能亦當雇民船百餘號與陸路之兵同宿同行夾江而下凡米煤油鹽布疋乾肉錢項鐵鉛竹木之類百物皆備匠工皆全凡兵勇紮營卽以船爲市所發之餉卽換吾船之錢所換之錢卽買吾船之貨如此展轉灌輸銀錢總不外散而兵勇無米鹽斷缺之患無數倍昂貴之患

一不必從僕聽足下自爲屈伸主張者三

鄙意定爲十營合長夫計之得五千人非不知其太少實恐口

糧無出也已由公牘札飭足下僅畱四營如足下能設法勸捐
多畱一營亦可鄙意欲足下來衡州合操若憚於往返卽在
省別操亦可竹莊可帶一營可囑其管帶來衡石樵歸時必來
衡商議大局足下倘不同來必須開一單與石樵粗定規模再
由敝處核定陣法原無一定然以一隊言之則以鴛鴦三才
二陣爲要以一營言之則一正兩奇一接應一設伏四者斷不
可缺一此外聽足下自爲變化將多人以禦劇寇斷不可無陣
法也

一自爲密辦而不遽以書奉告者二
有人願帶五百人隨同遠征已許之矣
船戶已請多人去邀

集未知果有成否足下亦有相契之船否祈示

以上各條皆切要之語務求迅速回示盼切盼切

覆駱中丞

賊船上竄陽邏武昌又須戒嚴此賊一去一來南北兩省所費殆逾二十萬若果圍鄂省侍卽當仍遵前旨帶勇前往救援卽日當以信至甄師處一問若侍去宜急則舟師毫無成就仍是專由陸路往援不過守一孤城而已侍日內心緒極爲煩惱然勉強支持猶可冀諸事日有起色今若舍此他去則諸事瓦解極難放心請爲閣下略述一二初意造籓止爲湘水之計厥後欲用以駛出江湖則短小笨滯止成兒戲所造樣船亦因匠

生木脆不成規模又天雨不息無處興工無地操勇此其煩惱者一也省城各事閒未檢點如初四日接尊處保舉一單初五日接倉少平百廿千錢捐從九一函初六日諸殿元回衡未領得火藥皆於鄙心不無介介此其煩惱者二也王璞山本是侍所器倚之人今年於各處表爆其賢蓋亦口疲於贊揚手倦於書寫其寄我一函曾抄示師友至十餘處近時人有向余譏彈璞山者亦與之剖雪爭辯而璞山不諒我心頗生猜嫌侍所與之札飭言撤勇事者概不回答既無公牘又無私書曾未同涉風波之險已有不受節制之意同舟而樹敵國肝膽而變楚越將來侍若外出恐不能不另行招募重費錢財事機之歧巧相

錯迕此其煩惱者三也新化勇一營省城已撤遣矣侍復與招
回操練頗有可觀而其中有刁抗者數人外間又有唆訟數人
屢搆事端訴牒紛紛帶勇之官數易幫辦之員鮮賢至今侍親
自鞫訊二次欲撤則費已在前欲畱則患方在後此其煩惱者
四也常甯會匪不下四五千人次次殺戮僅二百餘人其餘聚
則爲匪散則爲民如洋泉杉木等處紳庶見賊勝則戈矛以助
賊勢見官兵勝則箠壺以犒王師昨初一以後送米送牲來大
營者紛紛皆不可恃者也其總頭何仁義卽道州何賤苟據稱
其下近三千人實與太平賊相通此人不獲衡永郴桂之禍蓋
無了日又侍近在衡陽四十都一帶拏獲齋匪七八人熬審數

夜始吐真供此起亦各處蔓延將來必釀巨案若不趁其未發認真搜捕則後日更爲費手侍若有鄂中之行思畱周鳳山一營在衡以資剿捕然常甯之會匪衡陽之齋匪何賤苟之黨羽實非周鳳山所能了此其極不放心者一也樣船造成之後匠工稍有知識成名標來衡又有一番講求改造船隻略得頭緒及價雇民船亦經廣倩友朋善爲料理侍若果有援鄂之行則紳士匠工無所秉承另委一人則意不相屬至各項軍器如籐箆鐵彈之類皆在遠處購辦一經他出百務皆廢此其不放心者二也捐輸一事所託之友所發之書蓋已不少據稱待至歲暮某處一千某處五百俱可按籍而索事雖同乎水中之月猶

冀得乎十分之五一經動搖則全局皆空此其不放心者三也由前四者則知侍心緒之惡由後三者則知動搖之有損而無益是以致書鄂垣專候甄師回信權其緩急再定行止耳

覆朱石樵

台旆尙滯鄂垣爲吾甄師所畱又聞賊舟回竄黃州再陷天下紛紛何日始得廓清屢次來示以爲必須大興義旅別開生面誠爲今日至當不易之論第統籌全局總須以辦船爲先務而辦船一事若在武昌或岳常興工則恐修造未畢賊舟上竄則木料有焚掠一空之患而工匠有遷徙無定之苦故在衡城興辦地方稍偏可免驚徙之慮又無甚遠之虞鄙意須改造戰船

二百號定雇民船少則五百多則八百號水勇四千陸勇六千
乃足以壯聲勢私擬如此不知能行得萬分之一否日夜望閣
下歸來與定大局而商細務南省諸君子筠仙季高居山中不
肯復出憩亭亦以官事冗羈未嘗專謀斯舉惟璞山血性過人
日內以招勇殺費苦心又以汰勇之故與國藩小有齟齬霞仙
雅善調停而性差迂緩每思此舉如搏沙之不可以成飯真悶
人也務望閣下星速歸湘來衡城一商或成或否亦終有定議
耳

覆駱中丞

省城防堵喫緊閣下與司道商畱王璞山之勇暫緩裁撤此舉

甚妙侍以起行尙早口糧無出不得不嚴汰璞山以招之未久遣之太速又勢不能多汰正在兩難之際而尊處畱爲防省之用可謂恰好勞世兄昨日過此談及江岷樵奏保之右江道張德圃敬修專辦礮船聞已辦得礮位千尊水勇二千艚匠二百由粵東來兩湖備船不日卽可到衡侍已函知甄師擬畱張道等卽在衡城興辦蓋岳鄂長沙等處修造皆恐賊船一旦上竄木料則焚掠一空工匠則驚徙靡定不如在衡較偏僻也惟奏畱之四萬未見尊處咨復不知已起解否務求嚴催自常甯用兵衡州捐局日以寥落求如向日進一二百千者亦不可得省城若不接濟則萬分竭蹶江達川想已起行矣若未動身望催

其由陸路馳往萬弗稍緩爲要

覆吳甄甫制軍

逆船近復上竄黃州再陷伍太守殉難並聞前隊已上至陽邏等語賊情飄忽如此時時戒嚴餉項何以克支國藩前覆奏一摺言賊舟若仍回竄卽當隨時斟酌或專由陸路星馳往救其摺已咨達函丈矣此次賊艘回竄多寡若何究須南省往援否或須國藩自行救援或酌派兵勇數千往援或北省畱兵足敷防守南省無庸派往概求吾師飛速示知國藩愚見現在禦賊不難於陸而難於水不難於兵而難於餉鄂省之餉項空虛倍甚於湘省如使城內守堞遊擊之兵能滿五千之數城外紮一

二營盤能滿三千之數尙可以嚴防堅守若調兵勇太多一旦無餉勢必內潰尤爲可慮至於江面堵剿必須船多礮富如來諭所云六七百隻始可上陣否則大海簸豆黑子著面止兒戲耳國藩前在衡城造簞之說止爲湘水架礮權宜倉卒之計若放之江湖則難禦風濤用之鏖戰亦苦其笨滯來諭所指極爲切當近日以來敝處亦專辦船隻已屢造樣牌溼木新製恐難堅實決意買鈞鉤小艫改造但於兩旁幫以大木上鋪厚板前出長脣旁施濶橋卽可施放巨礮不至震撼惟所截之餉四萬至今省城未解來衡買船之事無從措手又此間木料缺少匠工笨拙天雨不息日夜焦灼所幸有水師守備成名標新來衡

城人尙明白足資差遣又聞廣西右江道張敬修前經岷樵保
奏專辦礮船已由廣東帶來礮千尊艚匠二百水勇二千不日
當自耒河下出湘中國藩擬卽畱在衡合辦此事大約改成可
在江中鏖戰之船須二百號其餘雇備民船隨助聲勢者須八
百號戰船之中每號配水勇二十人凡煤米油鹽百
貨之需無不裝載技藝工匠雜流之人無不備具船行中流兩
岸陸兵夾江而下兵勇所得之銀卽換舟中之錢所用之錢卽
買舟中之貨庶兵勇所至無米鹽缺乏之患無昂貴數倍之苦
而展轉灌輸其銀錢仍不出乎水陸兩營之內統計陸勇六千
水勇四千聲威卽以大壯特民船八百裝載百貨者不在此內

耳然民船閒亦可予以小礮抬鎗之類不時施放以助聲勢編聯字號普造旌旗以耀軍容國藩私心所擬大概規模如此不識吾師以爲然否若吾師不以爲大謬則此閒一面改造戰船一面雇定民船尙有數事求吾師者一則飛速札知右江道張德圃敬修卽將所帶礮位匠勇暫畱衡城幫辦一切無庸前赴長沙武昌一則廣東應解鄂省之二十萬閒尙未解到宜飛速咨催一則鄂省目下改造船隻竟可不必多費恐無偏僻之地水次修造未畢又被賊來擄掠三者均祈吾師畱意焉國藩雖如此謀議尙未卜能行得一二分否然國藩現在局外之人又處偏隅之地若能認真興辦較爲清淨耳惟不遽離衡城則漸

有頭緒不特辦船一事卽勸捐之件常甯之案亦須畱此昨夕與中丞書言有三不放心茲附呈一覽鄂省之應否赴援專候復示

與羅羅山

頃聞大旆還湘至幸至慰六月霖雨行役之苦七月廿四戰陣之險至今言之傷心自移旌吉安屢捷之音至仁之聲日盈吾耳弟在此聞百無一諧所欲與閣下言者非萬言莫能罄茲分條布錄於後閣下覽之可以得其大凡若心之精微則有不盡於此者

一此次援江仰賴閣下及憩筠諸君尙覺始終完善惟陣亡各

勇卹銀有每人六十兩之說不知已帶歸否各勇家屬多來敝處呈請如已帶歸乞閣下領回湘鄉縣城逐一查明請縣主告示張貼一榜載明勇名何都何區營官何人哨長何人一註明令其家屬當堂具領否則未亡之家有冒領之弊已亡之家有向隅之苦而閣下及石樵雲浦諸君雖數月一年之後猶有以此項來相瀆擾者不可不大張示諭趁今歲年內辦畢也一募勇六千約同志君子大興義旅之舉始於國藩與璞山往來一函而岷樵石樵極贊其善懲惠以成斯舉岷樵書來囑國藩與之會銜具奏又書中極佩閣下與璞山求其出而相助弟思閣下抱道自篤又親闈已老不知肯出而共此艱難否今年

援江之行係弟再三勸浼此次破釜東征未知有惠然一出否
岷樵另有書至尊處奉約否閣下之行止於此事極有關係乞
早爲定計以書見告以便弟入奏并覆告岷樵也閣下縱不
去亦乞爲我料理一切斷不可置身局外石樵筠仙想近日可
到省乞閣下與熟商大局

一此次成軍以出宜作三年東征之計斷不可苟且成行鄙意
買船二百號其大自五百石以至千餘石不等所裝礮自二百
觔至三千觔不等多買鈞鉤改造每船約在二十名水勇通計
水師四千人戰船之後又須多雇民船隨行銀錢米鹽油炭百
物之需無不備醫卜雜流匠工諸色之人無不載須雇七八百

號之多雖非可戰之船而金鼓旌旗一律編號東隊與戰船之
二百號初無少異兩岸陸路之勇夾江而下兵勇所得之口糧
銀兩卽換舟中之錢所用之錢卽買舟中之貨庶無鹽米缺乏
之患無昂貴數倍之苦而銀錢展轉灌輸仍不出水陸兩營之
外否則陸勇數千貿然一行九江以下千里蕭條無食可買無
錢可換雖有忠憤凌霄亦祇得向江水而痛哭耳是以國藩私
計總須舟載食物水陸並進雖所擬之條不能一一辦到然大
概規模竟不能不如此求閣下與憩石霞璞諸君熟商之
一璞山與弟談此事本有同志後因中丞調之防省制軍調之
援鄂或多或少忽添忽減遂使璞山一腔熱血頻受磨折璞昨

與弟書中有不平之意其實弟與璞山見解不符止有數端璞欲率師急行專由陸路弟欲明春始發水陸並備一也璞欲統帶三千一手經理弟欲畫開數營各立營官二也弟疑新招之卒多有可汰璞意業經親選無可再揀三也璞欲因援鄂之行乘勢東下一氣呵成弟則以援鄂之暫局與此後之長征截分兩事四也求閣下細察四者不合之故而必求此後諸事合一之道幸與霞筠璞老細商匡我不逮

一閣下帶中營湘勇已逾一年曾經戰陣自可率之遠征李迪菴所帶一營如有材藝出眾者望爲挑選以換中營羸弱之缺閣下縱不偕出亦祈極力簡練若閣下能慷慨長征則不特慰

岷樵飢渴之望亦天下之公幸也

一寶勇兩營弟向見其强悍故昨與璞山及塔智亭札均言以寶勇并爲一營而中丞書來言寶勇難期得力求閣下與智璞霞將寶勇認真校閱一次究竟勝於新招之湘勇乎抑尙不及乎懇飛函告我

一謝易諸君到江以後喘息未定遽殉大難良可慘傷現定於南門建忠義祠請朱堯階經手弟當作一碑請閣下作合傳一首

以上諸條祈逐一見復不勝企伫

覆呂鶴田侍郎

前奉惠書箋復稍稍旋因田鎮失防鄂垣震恐虞驛遞乖失久
不奉報伏惟宥諒睽違教益僅逾周期不謂世事糜爛遽已至
此江南三城淪爲賊窟兩星使坐擁重兵恬不事事鹽漕大利
一舉而擲之不可復問之地貴省及江西兩湖耳不絕風鶴之
警目不斷逆帆之馳計今歲以來四省所費已不下百餘萬幸
而竭力支撐稍敦輔車之誼楚可援江湘可援鄂雖郡縣蹂躪
而會垣尙無恙也假令再延歲月仍守故轍兵餉兩絀羅掘並
空自顧不暇何論鄰省統籌全局自應爲四省合防之計且須
謀以剿爲堵之道該逆以舟楫爲巢穴以擄掠爲生涯千舸百
艘小汊支湖橫行無忌今爲堵禦之謀若全仗官兵之力則四

省會合既無統領之人各營參差又無齊一之志有事則相諉
臨難不相救宦場之頹風弁兵之惡習老前輩想亦稔知之而
亦痛恨之矣鄙人愚見欲合四省之紳耆各招鄉勇共成斯舉
召募精壯而受約束之卒擇血性而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不調
入營已久之兵不用守備以上之將埽除積習更弦新張或者
猶有小補前曾有書與岷樵中丞議及此事岷老深以爲然近
擬籌辦礮船水陸並進蚊虻負山商距馳河智小謀大白識可
笑然目擊時艱豈宜坐視聞閣下與少荃編修練勇剿匪屢次
奏績伏望部署儲峙早修同舟之誼共圖宏濟之艱至要至要
前承詢及敝鄉團練之規侍專任此事實慚溺職蓋近世司牧

之官既不見信於民而一二紳耆非藉端以謀利卽費多而少成是以鄙人嘗與鄉邦約曰團則徧地皆行練則擇人而辦亦實見利害之相爲乘除不得不爲此苦心分別之詞也

與李少荃

久疏音敬想企爲勞時從令兄處得見家書知吾弟統領練勇馳驅戎馬懋勳令望實用慰仰今日兵事最堪痛哭者莫大於敗不相救四字當其調兵之時東抽一百西撥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弁或楚弁而轄以黔鎮雖此軍大敗奔北流血成淵彼軍袖手而旁觀哆口而微笑此種積習深入膏肓牢不可破秋聞僕與岷樵中丞書道及此弊以爲須盡募新勇不雜一兵不

濫收一弁埽除陳迹特開生面赤地新立庶收寸效今岷樵開
府貴鄉知必以此意與足下熟計目今逆舟滿萬橫行大江皖
楚江西禍無息日欲爲四省合防之計亦宜各練精勇以剿爲
堵僕前有募勇六千東下討賊之議岷樵業經入奏聞足下所
帶之勇精悍而有紀律務望更加訓練束以戚氏之法明年楚
勇過皖卽與尊麾合成一軍將士一氣萬眾一心一洗向日營
伍之陋習縱不能遽立勳績亦聊欲稍變氣象一洩積憤也岷
樵到廬求賢孔殷足下及鶴翁午翁如有所知幸盡告之莊牧
菴先生天下奇士不知能延致否陳作梅近在何處能邀之入
幕否淮安有魯通父一同足下知其蹤否無惜爲岷君廣求之

覆吳甄甫制軍

示及大船須能架二三千觔大礮縱少亦須辦五六十號自是
諦當不易之論此閒擬辦大者亦以此數爲率卽買湘鄉釣鉤
衡州小艚兩種改造大約能裝米七八百石者卽可架千餘觔
之礮能裝米千餘石者卽可架二三千觔之礮不過前加長脣
上鋪厚板旁添長橋卽可無虞震撼若另造拖罟等船須張觀
察到帶有粵東艚匠或優爲之此閒匠拙不辦也頃已專差至
宜邨一帶迎接張君矣自大船而外又須有二等三等船二百
號自戰船而外又須有載貨民船七八百號旌旗金鼓都與戰
船無少殊異前書業已奉聞礮位一節聞張觀察帶千尊二三

千觔者亦多此間前恐無礮將粵西解到之二百尊僅分五十尊運鄂不知更須補解否然船未辦成亦自不須多礮也鄂中銅觔尙多儘可爲造礮之用太大亦嫌笨滯如能打千觔熟銅之礮千錘萬鍊膛光身勻與三四千觔之礮比較其遠近蓋亦相等但不知鄂中有好匠工否水勇佳者難得然不難於放礮而難於盪槳使舵國藩之意擬卽專雇水手蓋水師不可遽學爲水手水手卻能卽學爲水師張觀察帶來之水勇二千想是熟習但恐剽悍難以馴服水路有戰船必須兩岸勁兵夾江護行來諭到一處卽用彼處現有之兵勇恐難得力辦船費資粵東本有應解鄂省之二十萬不知張觀察來能帶數萬金否此

閒截畱四萬實屬不敷敬求吾師飛咨粵東將前項星速解到
或飭南司再委一員往粵守提伏候鴻裁

覆江岷樵中丞

來示論兵勇短長最爲切當僕於二月間復魁太守書有云岳
王復生或可換辱兵之筋骨孔子復生難遽變營伍之習氣雖
語涉諧謔實痛切之言也今欲圖謀大局萬眾一心自須別開
生面斬新日月專用新招之勇求忠義之士將之不雜入營稍
久之兵不用守備以上之將國藩之意蓋與閣下若符契耳添
勇六千之說昨因令弟達川帶勇一千進省卽令其先將此勇
趕緊赴皖以備閣下爪牙之需其餘五千須俟船礮辦齊水陸

並進乃可有濟省中諸友及璞山之意皆欲急急成軍以出國
藩思此次由楚省召勇東下一以爲四省合防之計一以助閣
下澄清之用必須選百練之卒備精堅之械舟師則船礮並富
陸路則將卒並憤作三年不歸之想爲百戰艱難之行豈可兒
戲成軍倉卒一出人盡烏合器多苦窳船不滿二百礮不滿五
百如大海簸豆黑子著面縱能迅達皖省究竟於事何補是以
鄙人愚見總須備戰艦二百號又輔以民船載貨者七八百大
小礮千餘位水勇四千陸勇六千夾江而下明年成行與麾下
相遇於九江小孤之間方始略成氣候否則名爲大興義旅實
等矮人觀場不值方家一哂耳明知閣下盼望此勇甚切然速

而無益不如遲而有備且閣下初到廬江亦宜將吏治民事略
爲整頓卽陸路堵禦本境剿匪有隨身帶往之勇有達川續往
之勇有李少荃舊練之勇亦尙足資捍衛想卓裁定以爲然也
閣下奏保辦理舟師之張觀察敬修頃聞由郴州北來日內可
抵衡州此間辦法有與制軍書與羅山書抄稿呈覽可以得其
大凡羅山新自吉安歸省聞有不願長征之意未卜能強之一
出否璞山以汰勇之故頗致怨於國藩尙須徐徐開譬叔績學
術浩博天下共知其宏識遠略可謀大事則獨國藩與閣下知
之今年併力援江實與伊定議也安徽紳士國藩所知者自呂
鶴田吳竹如李少荃外又有何慎修子永涂宗瀛閩仙其去安

徽最近者又有宿遷之莊牧菴淮安之魯通甫皆碩學鴻才桐
城戴存莊雖文學之士而有血性官場自岱雲外袁午橋最爲
結實才氣亦足以包舉大事國藩去年曾過州縣見宿州郭刺
史尚淳實有賢聲此外問呂鶴翁李少荃當不差謬季高筠仙
僕寄書山中屬其來衡練兵遠付皖中助閣下一臂之力現皆
未來霞仙諸君不知可出佐閣下否伯韓必宜送往幕府但須
船成之後與大隊偕行耳承示致周敬修先生書不特規畫大
局有陳同父一流人氣象卽文義之美亦殊非近時所有此老
與國藩會晤雖淺結契頗深實能脫去世俗仕宦町畦近聞其
遂作古人不知果否其世兄亦自可用安徽利源惟淮北鹽務

當有可圖洪湖以西尙無阻滯北可以侵河東之引地西可以
侵淮南之引地署運使者爲舍親郭雨三閣下能與鶴翁謀在
此閒圖生活否否則專恃捐輸斷不可恃此閒設局開捐足音
登然涸轍之勢卽在目前柰何柰何

與陳岱雲

賊氛蹂躪數千里殘破郡縣以百計而吾親家屢膺斯厄計自
癸卯至今十年吾親家未嘗得一日之歡娛中間僅廣信養志
半年差爲順境而國藩謬託遺蔭常享庸人之福卽今歲在憂
戚之中而梓里猶稱安樂之域以此閒之苟安愈念尊處之艱
迫非人世所能堪極憫傷也岷樵遂得開府蓋吾黨一慶幸事

吾親家想可渡江與之相見痛陳身世之遭生民之苦惟岷樵
有幫辦軍務之責恐不得久住廬江盡心吏事行當出入鋒鏑
席無刻煖蓋勳望日彰賢勞亦彌劇耳自金陵三城淪爲異域
如人之喉舌橫被哽塞不特北南不相兼顧卽南中數省如兩
湖江皖兩星使亦已置之度外目今局勢自須爲四省合防之
謀且須籌以剿爲堵之計粵逆以舟楫爲巢穴千舸百艘游弈
往來支湖小汊橫行無忌自六月以來諭旨屢命各省辦船
而洎今尙未辦有頭緒鄂省略有布置而田鎮一破蕩然無存
國藩昨奉命帶勇援鄂因覆奏鄂中賊退無庸往援而辦船
一節萬不可以刻緩自請截畱粵餉四萬卽在衡州試行趕辦

價買民船重與改造添置礮位召練水勇若稍能修船一二百號則配以陸勇六千遣之東下亦或有補萬分之一特恐截餉太少捐輸不繼匠工稽延下游警急則終不能助岷樵一臂之力耳國藩在省半年與地方官吏尙屬相得惟見仁見智識解攸殊齟齬之端聞亦不免自八月移駐衡州日以勸捐爲務近乃兼營船事閱歷太少動多不合所幸家嚴強健舍閒大小平安足慰綺廬四舍弟及季弟俱隨在衡樹堂前亦來衡嗣以鄂省警報倉皇歸去筠仙自在黃陂與岷樵分手歸來國藩屢書招之不出矣并以奉聞

覆吳甄甫制軍

前以三次奉到援鄂之旨故恐賊舟復回卽須急往一援以重君命而急師門今得吾師指示知前次之信係訛傳鄂垣守尙可敷敝處不必牽挂從此得安心辦船頃奉十二日寄諭命國藩帶勇赴皖會剿亦以船礮未齊不能草率成行覆奏另咨敬達函丈大約須燈節以後乃可起行如其尙未齊備更須奏明少緩蓋此次出師卽是竭力湊辦如其豪無把握後此更難措手故不能不慎重也吾師兩次諭言不可草率一出皆極確當雇船八百之說前有人言諸船戶願裝載百貨隨戰船之後以行者國藩思羅致之一律編號樹旗鳴鼓節金一以張聲勢一以資買辦不過略幫水腳而已若照民間重價雇載誠

如來諭需費無窮萬不能繼此一層國藩再當細酌惟戰船二百號輜重之船二百號大局似不可更少陸勇數千每一帶勇官所轄極多不宜過五百人蓋多則浮濫少則精實一定之理吾師之諭與鄙意恰相符合常甯土匪卻是巨案國藩比遣千六百人至藍嘉一帶剿辦如能於臘月上半月蕆事則妙否則各勇隨國藩以出又須添派兵勇來永桂一帶接辦極不放心也

覆駱中丞

安徽情形萬緊江岷樵李少荃袁午橋陳岱雲諸君俱甚可危數君與侍親友至好昨奉帶勇赴皖之命本思星馳往援惟

念侍去之後水師又恃何人承辦何人督帶且兩次成行前後之相去無幾而彼此皆不能成軍而湖南兩次遣軍以出興發重疊所費更多是以覆奏明春起行已咨達冰案藍山嘉禾之事待儲周到後必有一稟前來如須添調省城兵勇再行飛咨成名標甚好侍辦船全靠此人陳鑑源來衡一見其人有血性且能耐勞也

覆嚴仙舫

岷樵帶勇六千之奏係國藩前與以一書言渠處現有楚勇四千人更當添募六千付之以爲澄清掃蕩之具岷老以此入奏言求僕代爲選募非欲僕率之以出適會武昌事急 諭旨遂

命國藩率以援鄂既而鄂中賊退已爲覆奏停止前往矣而省
中人言藉藉謂僕當率師東下肅清江面僕方付諸一笑以謂
訛言之興只坐讀 寄諭不分明耳閣下聞國藩當督舟師往
皖蓋亦得諸長沙之訛言不意昨廿三日奉到 寄諭果飭國
藩趕緊援皖外間之浮言亦若有氣機相感也者皖省自十月
以來進賢關已破桐城舒城相繼淪陷呂鶴田少空殉難江岷
樵自江北間道前赴新任隨身楚勇皆爲鄂城所堅畱僅攜一
二千人以行臥病六安不能前進廬州會城危於纍卵大江自
巴河以下直達於海皆已爲賊所有弟本庸陋又居憂戚原可
陳情辭謝第念此等局勢南中數省殆將不忍設想亦祇得竭

誠効命利鈍得失置之度外而已來示謂改造民船與不及千
觔之礮勢力太覺不侔現在此間亦造快蟹船使粵中艚匠爲
主而本地匠工襄辦礮須千餘觔或數千觔勞辛翁覆奏中已
暢言之張德圃觀察回籍辦礮應能多購大者專候此項礮位
到楚乃可成行惟礮雖敷用而船與水勇終嫌少弱欲稍爲恢
張又以餉項支絀不能放手部撥鄰濟民捐三者俱無可恃雖
有能者且將閣筆况如弟之短淺乎

覆駱中丞

嘉禾藍田之賊經儲攻躬廿四開仗兩次殺斃至六七百人之
多獲馬至廿一匹之多大黃旗至四五十面鎗礮至數十件實

爲快慰之至今年剿辦土匪此次功爲最大日內侍爲此事焦灼之至若非儲教諭竟不知糜爛若何現在甯遠道州一帶聞尚有會匪竊發若能再剿洗一二次應可少就肅清羅羅山旣經膏秣起行望尊處無令其停止蓋趁侍在此能各縣搜剿亦上四屬之幸也造船之事遲鈍之至柰何柰何明日擬遣人至湘潭開局另造

覆吳甄甫制軍

接奉鈞諭敬悉一切事件繁多謹一一爲吾師復陳之一拖罟船決計不造以純用風帆不利江行也此閒現造快蟹船已有十隻每船可載八十人可安二千觔大礮擬再在衡造

快蟹二十隻又分局在湘潭造十隻合爲四十隻卽我師來示
所謂較大較堅者也將來分前後左右中五營每營八隻又別
造長龍船四十隻其船堅而小以便駛入港汊以輔快蟹之不
足亦每營八隻每行走時一大一小寸步不離其鈞鉤船擬改
百二十號亦分五營

一艚匠二百人水勇二千人張道自廣東帶來之說國藩係聞
之勞辛翁之世兄並未見諸公文前函奉告吾師後細究之恐
勞世兄之言不可信現在衡州湘潭二局皆用本地匠工如廣
東遣工匠多人來楚卽照來示酌遣回去至水勇二千吾師及
籥翁皆有咨至廣督處止其前來敝處卽不必再咨若業已前

來俟到衡時國藩畱心察看無論或一千或數百皆照來示分別酌畱遣回然終以全數遣回爲安

一葉崑翁奏咨派提標兵丁四十名碣石陽江兵丁二百名來楚頃提標兵四十名已到衡矣國藩卽截畱在此教習吾師又咨廣督續派兵四五百名前來廣兵與廣勇較易馴伏然其與楚勇不能水乳則一耳國藩數年以來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一人不喪盡天良故決計不用營兵不用鎮將吾師欲將省城現有之兵移之於船卻與國藩初志不甚符合此閒擬盡招水手令其學放礮而已不特兵不可用卽陸勇亦不可移用不知吾師以爲然否又不知續派廣兵四五百宜止調

否敬求訓示

一陸勇已備有六千皆頗經訓練尙有幾分可靠昨廿四日藍山一仗以三百餘勇打滅會匪六七百人奪馬至二十餘匹旗至四十餘面差爲痛快將來各勇全行帶出上四府亦可放心陸路若無可靠之勇船亦難得力水糧台亦恐難守也

一此間買船皆七八丈長之釣鉤價在二百千外惟改造實不容易總須正月底乃能全柰何柰何

一此間委員有岳州水師守備成名標辦船甚爲得力又有廣西奏明來楚之委員楮太守汝航亦尙明白昨已札飭至湘潭分局辦船此外水師員弁太少張道所帶十三人到衡想不能

早大約與國藩同來如不堪用者亦卽在衡遣去

一此時局勢南北兩省皆以堅守省會爲主不必輕言剿之一字須俟各船已齊粵礮已到正月之季水陸並進順風順水乃可以言進剿此意惟國藩與吾師最相脗合南省僚友多責國藩何不急急進剿聞北省亦有此等議論實難與之分辨想吾師閒有奏牘必與敝處所奏不謀而合因來示有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之諭故附及之

一敝處擬造長龍船兩旁宜置小礮求鄂局鑄四十觔及八十觔不等之小銅礮五六十位最爲得力

以上各條伏乞一一查照如有不妥叶之處恭求訓示

與徐君青

弟在此辦船日內猶得端緒粵中所繪拖罟快蟹二式茲照造快蟹一種又別造粵中長龍船樣匠拙人少計非燈節前後不能葺事明知其過於遲鈍在皖省有救焚拯溺之望而在吾省有老師費財之患然不及此略爲具辦則漢口以下長江浩渺我軍不特不能與賊相搏於狂風駭浪之中卽陸勇欲由北岸渡至南岸亦不可得且廣東購辦之礮張觀察帶來之工匠礮勇弟若不俟其來楚督之同行則七零八落皆不能以成軍且弟此次一出之後更無繼此而辦水師者不敢不統籌而慎出之尊兄成竹在胸如有不謂爲然之處望無惜指示大凡糧台

擬卽設於舟次爲萬人一年之儲計須米三萬石煤三萬石鹽
四萬觔油二萬觔卽銀錢闕乏尙可不至遽潰子藥二件所需
尤多不知省局尙存若干昨已備公牘奉達如有不敷務懇閣
下爲我設法添補至要至要日前諸備請領子藥一事蒙垂詢
顛末水落石出實事求是昨裕丞信來具言局員之誤實由聞
弟指日旋省以致歧失而諸備事有專責厥咎尤多以十分不
是分割之諸備蓋占其四局員占其三弟分其二閣下亦與其
一若必推尋豪釐予以懲譴不特弟發難之人爲物論所不許
卽閣下之德望蓋亦不無少損生平憎晚明人棄置國是專競
意氣不謂鄙人登場遽爾躬蹈尙須涵鑒

復朱堯階

胡君維峯到衡具道閣下勤勞公事良深感仰茲有數事既與胡君面商又以書爲閣下一一陳之

一買船一事蒙閣下已買四隻胡家及左家已買三十四隻更須添買六十二隻合成百隻之數其大自三百石以至七八百石不等總以能行大江爲度如價錢不貴買至百二十隻更妙但大船不宜過二百四十千小者則聽隨時講定

一雇水手一事昨弟有信託左家雇一千來衡未說價細思水手操水戰每日總須二百文乃能踴躍望閣下與胡君及左家商定爲我雇水手二千統於年內到衡操演至要至要

一捐輸一事聞湘潭願捐從九者多然此地實收發至湘潭終爲不妥各縣在此請實收勸捐者甚多皆未嘗發往也請閣下卽在湘潭勸捐收到錢文者寫一信專人來衡請發實收每次專人來往不過千餘文錢而已卽每日專人一次所費亦屬無幾又可通書信又可領實收豈不大好茲發去護牌三十張貴處專人來衡又有護牌又有信函卽刻發實收矣

一雇船一事須雇百餘號湘幫船多至二百號爲止裝載煤米等項雇至漢口交卸大船每日給錢一千文小船聽閣下議價均於今年雇定先給定錢明年從裝貨之日起每日給錢一千一另有一密事胡君面告閣下務懇今冬辦妥明年正月初二

日卽先坐船下去今冬須先來見我一次
以上各條求閣下一一照辦不勝感荷

與黃南坡

田家鎮之破兩湖旣失藩籬日日皆在憂危之中譬若幕巢漏
船無可少安比聞黃州業被竄踞巴河新築堅壘此下如九江
安慶蕪湖太平傍水名城并爲賊巢長江之險非復我有呂鶴
田業經殉難江岷樵抱病六安不能前赴新任東南局勢真堪
痛哭弟奉命帶勇赴皖會剿在衡興辦戰艦已近一月毫無
頭緒頃又分局在湘潭修造董其事者爲廣西委員楮太守汝
航大約分爲三宗一造快蟹船一造長龍船一改鈞鉤船鄙人

才智短淺又乏閱歷卽委員任事者亦未知果否適用閣下於水師事宜講求有素現雖賦閒家居而國家大事未嘗須臾去懷敢乞閣下卽日翩然命駕至湘潭船廠就楮太守一商辦船始末曲折如能乘興一過衡州使弟得咨諏一切尤所企望禱切盼切

與李次青

執別數月相思饑渴以僕之拳拳於左右知閣下亦必不能忘情於僕感應通神之理自古無或爽也自田家鎮失防以來吾楚局勢益不可問比聞黃州亦爲賊踞且復窟穴於武昌之邑增壘於巴河之市下而九江安慶太平蕪湖傍水郡縣悉爲賊

巢長江之險非復我有假令鄂垣稍有疏虞則大湖以南遂將
隔爲異域中夜以思但有痛哭頓奉 諭旨飭國藩籌備船礮

前往皖中會剿當此艱難呼吸之際下走食祿有年心肝奉於
至尊膏血潤於野草尙復何辭惟才力短淺枉耗神智無益
毫末迺者閣下前所條陳數事自託於羅江布衣之辭云願執
鞭鐙以效馳驅斷不思紙上空談置身事外僕嘗從容自笑相
存息壤在彼想閣下必不忍背無形之盟也貴邑侯林君秀山
慷慨請纓願隨鄙人率師東下僕令其精練平江勇五百人於
正月節後會師長沙尤望閣下仗鄧氏之劍著祖生之鞭幡然
一出導我機宜又聞有君家擴夫及何君忠駿皆膽識絕人吾

鄉之英亦望閣下拔茅彙引同爲東征之役不鄙下走爲不足
與謀而以天下爲分內之憂以桑梓爲切膚之痛此固國藩所
重賴於二三君子而亦諸君子冰霜拔秀澄清自許之會也

覆倉少平

逆匪竄踞黃州巴河一帶修壘濬壕勢逼處此若非水陸並進
痛與攻剿則兩湖局勢豈復可問甄師自到鄂垣卽住城樓洎
今已逾三月聞夜皆和衣假寐並未解帶焦灼之情見諸書函
者如聞太息之聲岷樵自入皖境已成糜爛護身無數百之卒
環圍有盈萬之賊弟北望君門東望師友恨不插翅奮飛一
赴水火之援而船礮兩事實不能倉卒立就廣東解到之礮現

僅到頭起八十位餘皆渺無消息今日專弁至韶關以南迎催若不待此千礮前來則水路不足以成軍甄師處需礮孔急囑弟解三百位赴鄂因思前遣楊恩植解省之粵礮五十位長沙現可無須求兄派員飛速解送又配以局製新礮五十位以濟北省之急辦船一事此間擬定備戰艦二百號輜重船二百號甄師處亦備有四百號差足以成隊伍惟水勇未經操練恐不可恃帶水勇者尤無一妥員弟日夜焦慮以此甄師處所闕亦在此漕米一事來示籌畫極周惟弟所以多載米鹽實爲安定兵勇之心卽運費太多亦所不恤篠泉書來言安省米價極賤鹽亦前路不缺鄙意陽邏以下卽恐無市可買且武昌亦較昂

貴此時局面又與九十月閒大異矣聞多備氣箭無虞霹變輜
重船上亦有礮火又守以戰船衛以陸勇亦可無虞疏失鄙見
如此若非設此活糧台則陸路糧台尤爲可慮求兄飭各縣總
以米色乾壯爲要兄前函實忠言第二函尤懇摯曉暢敬謹拜
嘉久欲爲書謝過忙冗遂遲至今

覆吳甄甫制軍

接奉手諭敬悉一切船上安礮詢之廣東弁兵咸以爲大者不
過千餘觔至二千觔而止雖廣艇亦難用三千觔之礮此次張
道所帶各礮來楚者云僅至九百觔而止不知此信究竟確否
張道招廣東水勇二千之說本聞自勞世兄頃廣中帶艙匠八

人之弁來衡亦稱該道在粵雇募水勇且云自十一月十五起始行召募果爾則其來楚尙早不知今冬及正初可到楚否此間專候該道解礮來到乃可成行前差人至郴州迎候頃又以人至粵東催迎如該道不到而所解之礮分爲十起者果迅速來到國藩猶可起行若待至正月初間礮位尙未到一半則恐正月尙不能起行真焦灼難狀也大約戰船每號須載三礮輜重船每船須一礮此萬不可少者國藩現在籌畫一切決定於正月之末成軍以出張道之能到與否尙不甚要緊但須礮位滿八百之數耳來諭命解礮三百尊此間所畱粵西礮二百尊前已解五十尊至長沙屬其委員轉解至鄂此外廣東解到之

礮僅八十尊國藩恐全數解鄂明春南省舟師不敷分配又恐
舟載三百之礮過洞庭而北或爲賊舟所伺又致偶有疏失故
不敢盡遵來示辦理已函至長沙請解礮百尊至鄂卽前粵西
分去之五十位而添以省局新鑄之礮五十位計其抵鄂與國
藩之抵北先後相去月餘耳載貨之船甚難雇妥將來多不過
雇二百號實無錢可發也然敝處有戰船二百號輜重二百號
尊處有船四百號亦自足以成隊伍惟口糧一事萬難爲繼目
下專望廣東之九萬金來爲起行之資未審吾師飛咨屢催否
卽使九萬金解到亦僅支一月有餘若國藩之師能至武昌與
吾師會合則鄂湘兩省防堵俱可撤去大半一月可節省各二

萬有奇或者稍資接濟然焦爛之餘雖節省亦無所見耳靜思天下大局不知何法可就澄清但有浩歎

覆劉霞仙

奉到手書并紉摯誼石樵筠仙兩君來此又頗述尊旨之一二此間船事計春初可了而解礮之張道尙不知何日可到又無軍餉可恃細思眞愁人也總營官之說有難盡行如塔智亭所帶之邵陽勇林秀三所帶之平江勇楊名聲所帶之新化勇周叔所帶之道州勇其勢止能直隸鄙人麾下未可又以一人所帶三舍弟輩所帶之湘勇亦各有自樹一幟之風物之不齊

湘勇八十內正與石樵羅山筠仙諸君平章此事頃已爲書

招璞山來衡亦爲此等處宜安置妥帖足下幸與同來日內計亦可解館矣

覆朱堯階

一輜重船現在難雇候至新年再雇弟擬回家過年請閣下正月初二日來舍議雇船事

一輜重船須用熟於買賣行中之人經理又須誠實可靠者米須三人經管鹽須二人經管油須一人經管煤須一人經管又須有開錢店者二人開藥店者二三人其貨物皆須敝處辦的

特以重價請人管之請胡維峰與左菊農總其成卽請渠二人物色各買賣人分理諸務

一水手須招至四千人皆須湘鄉人不參用外縣的蓋同縣之人易於合心故也

一改舊船有要法三端一則船頭上宜抬平以架頭礮二則前半宜用厚板鋪平以架中礮三則大船安六櫓中號安四櫓以利速行戰船無他謬巧愈快愈妙耳

一買鈞船前訂買一百號茲須添買二十號足成一百二十之數如甚便宜買一百四五十號亦可貴則不要其船不可太大亦不可太小太大則笨重不行太小則難受風浪也買定之後望合前數共解七十號來衡以便操習卽用新招之水手解來最爲方便其餘五十號卽在湘潭改造改造成之後湘潭改者

送二隻來衡州一看衡州改造者送二隻往湘潭一看彼此互相考證以便明春改全也

覆夏憩亭

選將之道誠爲至要惟僕所用之人如塔智亭帶邵陽勇林秀三帶平江勇周鳳山帶道州勇楊名聲帶新化勇卽舍弟輩之帶湘勇皆有各樹一幟之風止可直隸鄙人麾下未便又立總統之名貌爲相轄實不相降江汝舟自回楚後並未與弟通書問羅山到此有不願長征之意璞山之志久不樂爲弟用且觀其過自矜許亦似宜於剿土匪而不宜於當大寇惟伯韓近日來衡弟當與之熟商一切耳戰艦之事近已分局湘潭均刻期

燈節前後畢工惟張觀察購辦之夷礮廣礮到楚尙無確耗若不俟之以行則彼此皆不能成軍弟北望君門東望皖江寸心焦灼豈敢片刻安處而籌辦各件俱非倉卒所能遽就且即使成軍以出亦當於黃州巴河九江等處先謀收復又不能遽赴吾岷老之急大局所在止論地形之要害不得顧友朋之私誼卽君父諭旨所指示亦有時而不敢盡泥也弟以菲材謬與戎事蚊虻負山自知不勝往在京師頗好與勝己者往還或有所圖則招以共事此次膺斯重責豈不知博求豪俊救我不逮惟念兵凶戰危以萬眾而託命於鄙人苟非慨然相許卽亦不敢相強閣下珊網之訓謹當感佩然幾幾誠求又幾幾不爲

強求此亦自有苦衷閣下應能曲諒之也

覆吳甄甫制軍

奉到手諭並出省至黃州剿賊大咨摺稿敬悉一切國藩屢次上書函丈皆言鄂省目前但當堅守會垣不必輕言進剿待明春二月國藩率南省之勇水陸並下然後與鄂省之師會合進剿云云屢接來諭極爲符合不謂以此獲戾反被參劾竊念吾師之進退繫南北兩湖之安危卽繫天下之利害此時以極小之船易炸之礮不練之勇輕於進剿不特剿之一字豪無把握卽鄂垣城守亦覺單薄可慮雖有嚴旨切責吾師尙當剴切痛陳備言進剿之不能得力徒挫聲威省會防守之不可忽船

礮湊辦之不易集湘省之辦船粵東之購礮皆係奉肅清江面
之旨而來只可併爲一氣協力進攻不可七零八落彼此無
成逐層奏明宜蒙 俞允卽以此獲咎而於吾師忠直之素謀
事之臧固亦可坦然共白於天下刻下旌從已成行否如尙未
起行伏望審慎三思仍駐鄂垣專重防守此間料理諸務總須
正月之末乃能出師張道之粵礮尙不知正月能到齊否如其
不到亦不復停候矣

覆駱中丞

崇中丞奏劾甄師實不可解侍於甄師雖係門下士而向來書
問極疏近兩月間商議船礮事件往返書函遂多竊見其規畫

大局確有定見又於船之尺寸礮之觔重人之生熟再四商酌
動逾千言憂國之心迸露紙上不勝欽服而竊慮其過勞或
致憂損至於黃州巴河一帶愚人亦知其當剿而船皆小艇如
同飄萍礮數無多有似兒戲兵皆屢逃之卒勇無一日之練以
此進剿坐見其潰崇公以此責甄師實爲見事不明侍屢次寄
書甄師言目下但宜堅守武昌省城切不可輕言進剿待至明
春二月南省水陸之師並下乃與鄂省兵勇會合進攻云云甄
師復書亦以爲然不謂以此獲戾侍當卽遵來示亦寄函甄師
請其無遽出省或致挫衄但業經奏定恐已成行耳省庫僅存
五竿實爲可慮此間可以敷衍不必再解銀來昨已奉告矣閣

下尊體違和望慎爲調攝時事如此若非同心協力勉強支撐
愈不可問四广橋之匪初八日一戰又未剿淨來示言侍起行
後須畱好勇鎮守上四屬此自一定之理與鄙見正相符合惟
鎮守衡州之人侍現尚未定妥一時實難其選前侍拏獲齋匪
七八人今又在本城拏獲會匪四五人實與粵匪相通與常甯
道州會匪皆相聯屬此間若不得賢幹之員精悍之勇內難尙
無已時思之極焦灼也

覆龍翰臣

頃奉惠函伏審動止康勝德業益懋至以爲慰諭及陳告民瘼
一節實有萬不得已具徵仁人君子之用心二三十年來士大

夫習於優容苟安揄修杖而養姁步昌爲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風見有慷慨感激以鳴不平者則相與議其後以爲是不更事輕淺而好自見國藩昔廁六曹目擊此等風味蓋已痛恨次骨今年承乏團務見一二當軸者自藩彌善深閉固拒若惟恐人之攘臂而與其閒也者欲固執謙德則於事無濟而於心亦多不可耐於是攘臂越俎誅斬匪徒處分重案不復以相關白方今主憂國弱僕以近臣而與聞四方之事苟利民人卽先部治而後上聞豈爲一己自專威福所以尊朝廷也來示之指殆與鄙衷若合符契近日大局益不可問江岷樵至廬以後卽被逆賊圍逼其戚劉君長佑帶楚勇千餘自鄂繼往

其胞弟又帶楚勇千餘自湘繼往皆未知能果至救援否黃州
既爲賊據修壘濬壕儼然峴負巴河以下賊舟櫛比鱗次動盈
百里湖北船礮皆無可恃而崇中丞參劾吳制軍閉城株守不
圖進剿諭旨切責頃制軍奏明出省至黃州一帶督戰極小
之舟無幾之礮未練之勇屢逃之兵驅之赴敵至則潰耳崇公
既不知事理而冒昧一劾制軍亦宜據理覆陳不宜輕於一進
此行關係鄂省之安危卽南北之大局所係也國藩奉命赴
皖援剿救焚拯溺豈敢少緩祇以辦船之事非倉卒所能畢工
而張德圃觀察回東購礮至今尙無確耗此間專候此項礮位
庶足稍壯聲威計起行之期當在正月之末耳

與鄒叔明

前者台旌過衡之時國藩與談及明歲東征之計請閣下回里招善水者二三十人又訂待十二月二十日內再有信到厥後伯韓來此請其爲竹報奉達言前項善水人無須再招想蒙鑒照伯韓於二十二旋歸而弟日內與霞仙香海諸兄熟商旣號召全楚忠義君子以興義旅而所招水軍但取湘鄉一縣人其途無乃過隘適示天下以不廣乎因定議招新化水勇一營求吾兄將之水師之不講久矣弟所爲船仿廣東內河水師之制照湖廣江南諸營則差過之照賊船之擄民船爲戰船者則似遠勝惟帶勇諸營官多忠勇奮發之士少閑通講求之素須得

閣下精思毅氣細與體究一番乃足與此賊相決於狂風駭浪之中周郎赤壁之場韓王黃天之蕩往迹未沫閣下倘有意乎茲專勇送書求閣下正月初三四起卽行選募水手舵工滿四百八十人鄙人所定營制附呈一紙伏乞管照又恐經費無出已交銀二百兩託香海兄帶呈如其不敷求伯韓代出少許過衡時以奉趙也伯韓握別時國藩託招鐵匠一二十人頃敝縣新來鄉勇一千名其中乃有鐵匠四五十人挖煤者三百餘人此二項人已不須別招矣伯韓所貫用之鐵匠如有巧思善製火器者可仍帶數人來若尋常鐵手則不必耳

覆黃子春

劉君霞仙來衡盛道閣下鶴骨松心通曉治體不復踐踏尋常
仕宦町畦郭君筠仙亦稱道不容口比又得夏觀察書尤以推
轂津津三君子者皆與鄙人金石至交許與不妄用知閣下之
風格不似世閒桔槔故態隨人俯仰者也國藩從宦有年飽閱
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輒熟和同之象蓋已
稔知之而慣嘗之積不能平乃變而爲慷慨激烈軒爽骯髒之
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年來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
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叢譏取
戾而仁人君子固不當責以中庸之道且當憐其有所激而矯
之之苦衷也頃聞奉到 寄諭命國藩赴皖援剿自維才智短

淺無能爲役而興辦船隻選練義勇擬以水陸萬數千人夾江而下規模亦已粗備但求宏才偉識共濟時艱閣下若不棄鄙人爲不足與謀尚祈岸幘棹舟翩然過我其有不逮面爲指陳至幸至幸又聞貴邑有江鼎臣孝廉尤豪俠堪倚任亦望閣下以尺一致之囑其在鄱陽宮亭之間招集漁戶早爲部勒以待湖南北兩省之師過湖口時一相會合其所須經費卽乞與憩亭兄熟商必有方略可資集用若能於漁舟之外更謀雇買民船改修戰艦可置礮位尤足以壯聲勢若二者俱不能則陰求血性男子召募義旅五百人與此間陸路之兵聯爲一氣亦足以別開生面飛揚旆旆國藩智小謀大不無見哂方家然大局

糜爛至此志士仁人又豈宜晏然袖視坐聽狂賊之屠戮生靈而不一省顧耶

覆駱中丞

璞山帶勇二千當此喫緊之際老前輩不令其告假出省自是正辦侍日內當以一書與之其有營制等事不相符合者當講求而歸於一是岳州探報制軍於十五日長行侍與尊處尼行之信俱趕不到甄師此出實大可慮侍思飛速往援而新船未齊水勇招集實難帶水勇者無一可靠之人昨日今日又大雨不能辦一事真愁人也省庫收錢糧有起色是大好事侍明年出征需一鉅款閣下焦思至不成寐仰見公蓋憂國之忱侍

亦極慮此事幾至束手無策此間十二月發陸勇二千餘人正月發水陸勇六千餘人口糧加以辦船置械之費實爲不貲若正月捐項踴躍衡州能自爲敷衍不必由省解銀來衡卽是大幸之事然起行之日總須省庫發一月之口糧已須八萬之多省庫安得此鉅款耶

覆駱中丞

侍明日回家一省嚴親住三五日卽來尙有數事須與閣下商者條列於左

一永興王令前聞地方風聲不好將所收餉項錢四千串送交敝處昨十五日賊眾入城搶劫一空闔城官員無衣無被相對

痛哭現在該員力求交卸此等殘破之區他人亦難接手向來兵過之境常飭大吏撫卹難民鄙意此時竟須撫卹難官矣求閣下與君青翁商議可否於渠交來之錢四千串內酌提若干交該縣爲修造衙署監獄之資將來作正開銷俾得稍資潤澤以圖存活該縣前屢稟請修理公廨侍曾批准令其勸捐從九品十餘名業經咨達冰案此項錢文若非該縣見幾搬運至衡亦已爲賊所有耳

一羅山帶勇若駐札衡州剿辦上四屬土匪實爲可靠侍擬卽畱之在此惟渠穩重足服眾心從侍外出之人多願扯之同赴下游者待渠回衡正月初五六卽定矣

一張潤農實不可恃尊處前有一札撤去其勇極是周鳳山在常甯道州兩次逗畱侍極惡之然細思武弁中似此人者尙不多得也畱羅山在衡尙嫌其少恐須添周鳳山在甯遠道州一帶

一衡清保甲專收錢糧實爲一大弊政在省時曾與閣下言之到衡以來細細訪求無論賢愚貧富老少皆以爲不平之事今年六月衡陽生監來敝處具控侍批令仍歸差催不歸保甲本年衡陽正餉已收十分之六漕米已收十分之九頗稱踴躍清泉侍未加批嚴比保甲而反不如衡陽之催征有起色可見錢漕之是否速完並不因保甲而始有著也明明有抗欠之戶反

令其逍遙法外乃於無辜之保甲嚴刑追比鞭撻千百血肉狼籍此豈得其平乎衡清齋匪會匪極多保甲團總俱須認真稽查一番其催徵錢糧卽應改還舊章永歸差催侍昨已附片奏聞容當詳細咨達此事侍與閣下意見不甚脗合然侍實再四周訪如果利於私而不利於公宜於民而不宜於官侍斷不敢輕有陳說想閣下亦當曲諒鄙衷耳鬼神可質吾不爲私徇也

覆夏憩亭

奉惠書伏承摯愛殷拳所以爲不才謀者至周且篤不啻躬膺其責反復圖畫金石至誼感荷曷旣林秀三今年屢上書敝處

有請纓自効之志其書洋洋巨幅動逾千言頗復究心輿圖講求陣法十月閒聞弟有援鄂之行專差來此願捐貲募勇執戈前驅弟比已復書慨然允許帶勇果否勝任尙未深知而岷樵常稱其徵義堂一案平江防堵最善本年通城一案渠所稟行軍險隘亦多合機宜弟是以令其督將一營周鳳山身材驍勇軍械甚精好利之說似不甚確近來兩次逗畱弟亦惡之閣下旣以規阻弟擬卽不與偕然此人在武弁中猶爲矯矯錚錚將來令駐防永州南路或可勝任羅山來此與弟暢談一切隨弟長征亦所不辭此君德氣深厚弟極欽佩若朝夕偕行不特可爲干城腹心而亦可爲龜鑑藥石然鎮守衡永四屬環顧無逾

羅兄者刻下方躑躅也璞山處弟已有書往與之謀定一切期歸於整齊畫一汝舟若果來衡自當率以俱東耳餉銀一節來示極爲詳明然江省協濟若湘中之師能至湖口以下始求濟於江省則其爲詞極順而其應之必速此時師未出境遽爾求濟亦恐以自治不暇爲辭無以取效於旦夕目下起行之資不能不取辦本省聞籥翁君青翁爲弟起行需此鉅款日夜焦灼弟心感喟不安弟在此間極力張羅計水陸各勇七千餘人在衡發正月一月口糧所費已大不貲能不於省庫索銀解衡卽是極幸起行途費必向省局支取籥翁青翁點金無術安得此鉅項也思之眞足愁惱黃子春兄處頃已爲一函徵聘不知能

惠來否伯樂所賞必非常櫪此外夾袋之儲慎無惜時時見告
前少平同年薦馬永熾弟以詢諸筠仙言江西極爲倚重恐難
奪取故不奏調耳乞老兄轉達少翁也

再糧台須得大員經理乃足以統攝一切反復籌維不能不煩
老兄一行而湖南北及江西三省勸捐亦非吾兄不能鼓舞二
者兄擇取而處其一焉弟初十外當以入奏糧台得兄提綱挈
領將各所分派已定章程已熟似台旌尙可抽身至湖北江西
等處勸捐二者又可以一身兼也來示不云乎無論其願與不
願總須置之帷幄弟亦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耳

復楮一帆

所造各船聞甚堅實精緻工價亦極相安足見實心任事迥異尋常軍局興辦動多浮費感倚益不可勝至商酌各事宜有卽當照行者有現難遽定者茲逐條復呈於左

一三板艇業造十隻擬再添造七十隻自是正辦惟時日無幾總須燈節前一律完畢又經費亦極支絀閣下自度添造七十艇日在十五以內錢在千串以內則如數造辦否則少造亦自無妨

一前此面訂水師分爲五軍茲因船隻較多分爲十軍五正五副四哨爲一軍八哨爲一正一副兩軍與閣下來書八哨爲一隊每隊有將官一員大同而小異也

一此時經費支絀招勇多至五千爲止除釣鉤船一百二十隻須用二千四百人駕使外僅剩二千六百人爲戰船之卒大約使蟹船止可配四十人長龍船止可配二十四人三板艇則不配人臨時由蟹龍船上分遣幾人可也

一釣鉤船裝載輜重分坐各項委員五十隻實嫌太少卽百二十隻尙恐不敷每船亦須用水手二十人乃能駛駕迅速平時一同行走至打仗之日由釣鉤船上撥人至蟹龍等船以便搶戰由營官自行調遣

一此閒現造旗幟每船有五色尾旗五道桅尖分色旗一道此外將官各旗正月卽行趕造湘潭不必造旗矣

一湘潭各船造成後正月十六卽將新船全數開赴衡州在衡
整齊隊伍一同出征

一勞中丞奏帶廣東礮勇數百來楚吳制軍駱中丞恐廣勇不
易馴服各以咨文止之敝處恐其與楚勇不能水乳交融亦以
咨文止之閣下熟悉水師恐亦慣用兩粵之人如覺楚勇尙可
教練則請以閣下爲正營官以夏明府爲副營官明年新正當
派勇交閣下與夏君管帶其坐艙船長等卽由兩君選定如閣
下嫌楚勇生疏難帶乞卽日以書示復

一專人送銀二千兩交閣下爲找補前船及添造三板之用其
工匠壯丁等應領之項卽由尊處照發閣下及夏君薪水亦卽

在此支取

覆王璞山

方今友朋中如足下之精心研求者蓋不幾見僕於此等處亦頗究心茲將僕之營制與所以位置諸賢人君子之助我者逐條臚列祈飛書覆我歸於一是且以逆賊楊秀清不過閭里一偷兒其羽黨亦烏合嘯聚而其官職營制人數之多少旗幟之分寸號令之森嚴尙刊定章程堅不可改况吾黨奉朝廷之命興君子之師而可參差錯亂彼立一幟此更一制不克整齊而畫一之哉所定條款務望遵從卽小處或有不當亦當委曲商酌不可遽爾違異

一舊制三百六十人爲一營茲添爲五百人一營每哨添火器
二隊刻有新營制一紙足下之二千人即可分爲四營

一營官必須賢能之士卽幫辦亦須博求時彥與其一手經理
或有不逮不如求賢以自輔也現在貴處各營官幫辦中有朱
鐵橋鍾台州及桂東之某生僕所倚信亦在此三君子此外則
閱歷較淺恐未足恃僕意足下自將一營以朱鐵橋輔之朱后
樵將一營以鍾台州輔之孫閬青將一營以桂東某生輔之鄒
伯韓將一營以其本家元採等輔之此三君者皆足下平日深
相契好以之分帶足下之勇有相成之益無相妬之嫌此區區
位置之苦心想足下能鑑照也

一陸路十二營須有一總提調擬以朱石樵爲之提調斷不可無兵故令其自帶一營又恐其不能斤斤於營中之瑣務也故以鍾台州輔之行軍必有智勇兼全者爲先鋒茲特立嚮導處擬以足下爲提調又別立偵探處擬以鄒伯韓爲提調此三提調者皆極要事也三君子皆自帶一營而又兼管此三事分之則各有專職合之則聯爲一氣

一陣法初無定式然總以握奇經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爲極善茲以五百人定爲四面相應陣以爲凡各陣法之根本各營均須遵照茲附去一紙其每隊之鴛鴦陣三才陣前已刻式茲亦附去一紙

一貴處所畱之鄉勇聞有二千四百人分爲四營外其餘剩四百人竟可汰去

一羅山往永興時與我握別面訂曰旣不宥放我還山則或在幕府參謀或帶一營同行或畱守衡州三者惟君之所位置現在鄙意欲畱羅山守衡蓋他人難當此一面也如羅山守衡則尊處所剩之四百人卽交之剿辦土匪

一長沙丁氏兄弟皆一時賢俊比之新化之鄒湘陰之郭殆將過之聞丁秩臣之弟號巽卿者艱苦忠信智勇深沈足下若能求此人帶勇則可師可友望設法求之足下忠銳絕倫惜尙未能多求勝己者耳